

漢語音韻學常識

唐作藩編著

中華書局

0253723

漢語音韻學常識

唐作藩編著

中華書局



PL
501
123
10

內 容 提 要

本書以淺顯的文字介紹音韻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內容包括：緒論、音韻基本概念、古音學、今音學、等韻學、普通話語音系統的來源。適合中學語文教師及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語言科學學習者閱讀。

書 名：漢語音韻學常識

編著者：唐作藩

出版者：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450—452號

印刷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 次：1972年8月初版
1982年4月重印

©1972 1982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ISBN 962 231 202 0

目 錄

一 緒論	1
(一)什么是音韵学	1
(二)为什么要学习音韵学	2
二 音韵学的基本概念	5
(一)字音和音标	5
(二)輔音元音和声母韵母	7
(三)發音部位和“五音”	10
(四)發音方法和“清濁”	12
(五)三十六字母	16
(六)声調	18
(七)反切	21
三 古音学	23
(一)《詩經》押韵和諧声系統	24
(二)上古韵部的結論	27
(三)陰陽对轉	29
(四)上古声紐的考証	32
(五)上古声調的問題	35
四 今音学	37
(一)韵書的產生和《广韵》的作用	37
(二)中古音的韵部	39

(三)中古音的声母·····	48
(四)古音的構拟·····	50
五 等韵学·····	54
(一)韵攝·····	55
(二)韵圖举例·····	57
(三)等呼·····	63
六 普通話語音系統的來源·····	69
(一)普通話声母的來源·····	70
(二)普通話韵母的來源·····	74
(三)普通話四声的來源·····	78
(附錄) 音标表·····	82

一 緒論

(一) 什么是音韵学

音韵学是我國一門傳統的學問，它是研究漢語各个时期的語音系統和它們的歷史演變規律的科學。

大家知道，每種語言都包括語音、語法、詞彙三部分。這三部分都是互相聯繫着的，同時又是自成一個系統的；它們在歷史上也都有不同的發展規律。

漢語有悠久的歷史。現代漢語不論它的語音、語法、詞彙都是從古代漢語逐漸發展來的。比方，我們用現代普通話讀唐詩，常常可以發現有些詩的韻腳和平仄不順口了。這就是因為唐代那個時候的讀音發展到現代已經起了變化。如果我們讀《詩經》，碰到不押韻的地方就更多一些，這是因為《詩經》時代距離現在的時間更長久，所以語音的變化就更大。

古人很早就發現了這一點。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這些語音變化的現象，解釋它們變化的原因，尋找它們變化的規律。這樣就逐漸建立起音韻學這門科學。傳統的漢語音韻學包括“今音學”、“古音學”、“等韻學”三個部門。大致說來，“今音學”，所研究的是中古時期（主要是隋唐時代）的音韻系統；“古音學”所研究的是上古時期（主要指先秦時代）的音韻系統；

“等韵学”是分析汉语发音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门学问，近似现代的语音学。在每一个部门里，历代的音韵学家都下了不少的工夫，获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过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某些缺点，所以旧的讲音韵学的书往往谈得很玄妙，使初学的人越弄越糊涂。“五四”以后，我国学者利用了现代语言科学的原理，对音韵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并且大大地超越前人。但是在他们写的一些阐明音韵学的著作中，有的还嫌专门一些，有的文字比较深奥，所以初学者还是看不大懂，往往望洋兴叹，甚至一提起音韵学就有点害怕。这对我们大家进一步学习、研究和批判地接受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是不利的。本书就是试探用比较浅近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一些音韵学的基本知识，希望能够引导初学者步入音韵学的大门。

（二）为什么要学习音韵学

从前研究音韵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读懂古书，所以音韵学只是属于所谓“小学”^①的一个部门。今天我们学习音韵学，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欣赏古代的韵文，接受文化遗产之外，还有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为了建立汉语的历史，寻找汉语语音的内部发展规律，从而指导目前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以及方言调查的工作。

我们知道，要了解某种语言的现状，只有从它的历史上去

① 古代所谓“小学”本有好几个意思，从汉代以后一般就是指研究语言文字的学问，内容包括文字学（研究字形）、训诂学（研究字义）和音韵学三个部门。

進行研究才能更清楚，更徹底。音韻學是漢語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要想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就必須學習音韻學。因為音韻學能夠告訴我們：現代漢語語音的各種現象是怎樣從古代漢語的語音系統發展來的。比方“吸汲泣，接節掣，貼鉄帖，割閣葛”等字，現代各方言區的人（特別是江浙、福建、廣東一帶）讀起來同普通話的讀音是很不一樣的。這樣就給各方言區的人學習普通話的時候帶來許多困難。當然我們可以从方言和普通話之間找出一些對應規律，但是有時候僅從方言和普通話的比較中，也很難解決學習上的困難，不得不一個一個的死記。如果我們能從發展上看問題，了解到這些字怎樣由古代發展到現代的，知道了它們的演變規律，那就容易掌握了。又比方“資雌思”和“之蚩詩”兩類字，在普通話里讀音完全不同，可是在許多方言里讀音卻完全一樣（如廣州、廈門、上海、邵陽）。這些方言區的人要徹底地掌握普通話里這兩類字的讀音，也只有了解它們的歷史來源，才是最可靠的辦法。

漢語規範化的工作也是一樣，許多問題不從歷史上找根據，很難得到滿意的解決。首先一個問題，普通話為什麼要“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呢？如果我們只是說北京語音系統比較簡單，容易學習，說這種話的人又多，人們是不能同意的。但我們要是能夠從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上找到根據，說明北京語音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了^①。普通話本身讀音的規範也需要從歷史上找根據，才能定出一個規範標準。比方，“危險”的“危”字，目前有陰平和陽平兩種讀音（wēi，

^① 參看第六章“普通話語音系統的來源”。

wéi),“比較”的“較”,也有去聲和上聲兩讀(jiào,jiǎo);又如“波浪”的“波”可以讀bo,也可以讀po,等等。到底哪一種讀音是合乎規範的呢?我們不能憑主觀和個人的習慣來決定,因為你說這種讀音是對的,他說那種讀音是正確的,誰也不能說服誰。如果我們能夠根據語音發展的規律,指出“危”字應讀陽平,“較”字應讀去聲,“波”字應讀bo,那就令人信服,容易解決問題。語音規範的標準確定了,也就給實行拼音文字創造了條件。

漢語方言的分歧複雜也是由於歷史發展的結果。方言和普通話因為同出于一個歷史來源,所以彼此間有一定的對應規律,所謂“一致中有差異,差異中有一致”。但是我們要調查某種方言只停留在描寫的研究上是不能深入的,而且會碰到許多問題沒法子加以解釋。比方一個“文”字,為什麼北京唸wen,上海唸ven,廣州唸men,而廈門話又讀ben呢?這種不同的演變規律只有從音韻學上去進行研究,才能夠得到徹底的了解。所以調查方言的時候,必須用古音系統同方言的語音系統進行比較的研究。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的《方言調查字表》(科學出版社,1955年)之所以要採取一套古音系統也就是這個緣故。當然,方言的調查和研究的成果,反過來對於音韻學的研究也是起很大的作用的。

此外,研究古典文學的,研究歷史的也有必要懂得一些音韻學的知識。這對於他們的研究工作是有幫助的。比方研究詩詞曲的,如果不懂音韻學,就很難體會它們的音樂性;字義的考證也少不了音韻的知識。至於音韻學和文學、歷史學的密切關係,這裡不詳細談了。

二 音韵学的基本概念

(一) 字音和音标

我們說話是由一連串的聲音構成的，把說話的聲音加以分析，可以得出一个个的音素來。音素就是語音里最小的單位。比方“拉”这个音，用拼音字母記下來就是 la。“拉”字的聲音是由 l 和 a 兩個音素拼起來的。l 或 a 不能再繼續分析了，所以管它們叫最小的單位。

世界上許多語言的拼音文字，例如俄文、英文、法文基本上是音素文字，就是一個字母代表一個音素。但是，我國的方塊漢字卻是一種較古的文字形式，一個漢字不是代表一個音素，而是代表一個音節。

音節也是一種語音的單位。音節的區分在語言學上是比較複雜的。不過就漢語來說，那倒容易了解。就是一個字是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寫成一個字。所以“字”不但是書寫的單位，也是語音的單位。比方，wěi dà de zǔ guó。這是五個音節，我們用漢字寫下來就是“偉大的祖國”五個字。

一個漢字(也就是一個音節)，按照普通話的讀音來分析，可以是一個音素，比方“雨”(yǔ)字，也可以包括兩個或三個，甚至四個音素，比方“你”(nǐ)、“好”(hǎo)、“跳”(tiào)①。我們

學習音韻學，首先應該建立音素的觀念，懂得怎樣對每個漢字進行語音的分析。

分析語音的時候，我們還要學會一套記錄語音的符號，正好比學算術的時候需要掌握一套表示數目的號碼一樣。這種記錄語音的符號叫做“音標”。世界上各種拼音文字所用的字母都可以用來做音標符號。比方普通話里“不”字這個音，可以用漢語拼音字母 bu 記錄下來，也可以用俄文字母 by 記錄下來。不過各種語言里所用的音是不一樣的，比方漢語里的 ng 這個音，俄語就沒有。因此，要用一種語言的字母去記錄其他語言的語音，就會感到許多不方便的地方。我們的漢語拼音字母實際上也只能拼寫普通話的語音^①，難以用來記錄方言和描寫古音。所以一般採用國際語音學會制定的“國際音標”（又叫“萬國語音字母”）來記音。“國際音標”的好處不僅夠用，而且很科學——一個音標只代表一個音。我們在這本小冊子里就應用了“國際音標”來說明各種音韻現象。不過“國際音標”是為適用於世界各種語言而制定的，所以也很複雜。我們需要掌握的只是適用於漢語的那些音標就行了。為了幫助讀者了解什麼音標表示什麼樣的音，我們在本書的末了附了一個國際音標表，並同拼音字母做了對照和說明，請讀者隨時參考。

① 漢語里一個音節最多只包括四個音素，上古漢語一個音節是否包括更多的音素，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但在好些外國語言里一個音節可以包括五個以上的音素，如俄語的“взгляд”（觀點，七個音素）。

② 這是作為一種文字來看的，如果要用來詳細描寫普通話，拼音字母還是不夠用的。

(二) 輔音、元音和聲母、韻母

語音中的音素可以分為輔音和元音兩大類。輔音又叫做子音，元音又叫做母音。輔音和元音的區別主要有兩點：第一，輔音發音的時候，肺內呼出的氣流經過口腔或鼻腔時一定受到某種阻礙，比方發 b[p]① 這個音的時候，氣流先受到了上下雙唇的阻礙然後才呼出來的；但是發元音的時候，氣流出來沒有受到任何阻礙，比方發 a[a] 這個音時，口腔大開，氣流能夠很自由地呼出來。第二，輔音是一種噪音或者是一種噪音和樂音的混合體，元音一定是樂音。大家知道，聲音的發生是由於物體的振動。物體的振動如果是有規律的，那麼它發出來的聲音就是一種樂音；如果物體作沒有規律的振動，這樣形成的聲音就是一種噪音。我們懂得了樂音和噪音的區別，就能夠了解輔音和元音在音質上的不同。

聲母和韻母是我國研究漢語語音的人定出來的一套專門術語。我國音韻學者很早就能夠對漢字的字音進行分析了。他們把每個字音（音節）分成兩部分，字音的前一部分叫做“聲”，後一部分叫做“韻”。比方普通話“和”這個字音是 he [xə]，h 就是“聲”，e 就是“韻”；“平”這個字音是 ping [p'ɪŋ]，p 就是“聲”，ing 就是“韻”。所以音韻學又叫做聲韻學，意思就是這門學問是分析字音的聲和韻的。聲母和韻母是近代“注音字母”產生以後所習用的名稱。一般說來，“聲”等於“聲母”，“韻”等於“韻母”。在音韻學上關於字音的前一

① b 是拼音字母，加方括弧的 [p] 代表國際音標，以下同。

部分还有一个常用的名称,就是所謂“紐”,“紐”是声音樞紐的意思,有时也叫做“声紐”。

声母、韵母和輔音、元音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們有些什么異同呢?下面我們就談談这个問題。

汉语的声母一般是由輔音構成的。例如“巴”(ba)、“法”(fa)、“他”(ta)、“察”(cha)、“沙”(sha)、“瓜”(gua)等字的声母都是輔音,因为發这些字音的前一部分时,气流从肺部出來經過口腔都受到發音器官某些部位的阻碍。比方發“巴”字的声母 b[p] 时,气流受到上下兩唇的阻碍;發“法”字的声母 f[f] 时,气流受到上齒和下唇的阻碍;發“他”字的声母 t[t'] 时,气流受到舌尖和齒齦的阻碍。發别的声母如 ch[tʂʰ]、sh[ʃ], g[k] 的时候,气流也都受到某一部位的阻碍。同时这些声母都是一种噪音。所以声母的特点跟輔音是完全相同的。不过我們要注意,有些字音是沒有声母的,例如“衣”(i)、“烏”(u)、“于”(ü)、“恩”(en)、“安”(an)等字音都只有韵母沒有声母。但是在音韵学上,像这类沒有声母的字音也算有一个声母,就是所謂“零声母”。

韵母是不是元音呢?也不能一概而論。前面說过,韵母是一个字音的后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又可以分析为韵头(又叫“介音”)、韵腹(又叫“主要元音”)、韵尾三部分,其中韵腹是每个字音不可缺少的。比方“表”这个字音是 biao [piau],除了声母 b,剩下來的都是韵母;在韵母 iao 里边, i 是韵头, a 是韵腹, o 是韵尾。和“表”字一样,“桥” qiao [tɕ'iau]、“快” kuai [k'uai]、“便” bian [piɛn]、“宣” xuan [ɕyɛn]、“广” guang

[kuaŋ] 等字的韵母也是韵头、韵腹、韵尾三部分都具备的。但是，有些字音的韵母只具有韵头和韵腹，没有韵尾，例如“铁” tie [t'ie]、“果” guo [kuo]、“话” hua [xua]、“决” jue [tɕyɛ] 等字的韵母；有些字音的韵母只具有韵腹和韵尾，没有韵头，例如“狗” gou [kəu]、“包” bao [pau]、“班” ban [pan]、“当” dang [taŋ] 等字的韵母；还有些字音的韵母只有韵腹，没有韵头、韵尾，例如“巴” ba [pa]、“破” po [p'o]、“歌” ge [kə] 等字的韵母。从这些例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有的韵母是由一个或几个元音构成的，例如“巴”、“狗”、“铁”、“表”等字的韵母；有的是由元音和辅音结合而成的，例如“班”“宜”“当”“广”等字的韵母。所以，我们不可在韵母和元音之间画一个等号。

同声母、韵母有关的，在音韵学上还有两个重要的名词，这就是“双声”和“叠韵”。所谓“双声”就是指两个声母相同的字，这两个字一般都是双音词。例如“彷彿” fangfu [faŋ fu] 这个双音词的声母都是 f；又如“蜘蛛” zhizhu [tʂɿ tʂu]、“辨别” bianbie [pien pie]、“含糊” han hu [xan xu]、“唐棣” tangti [t'aŋ t'i]、“流离” liuli [liəu li] 等等，每个词的前一部分都是相同的，所以叫做双声。所谓“叠韵”就是指两个韵母相同的字，这两个字一般也都是双音词。例如“胡蘆” hulu [xu lu] 这个双音词的韵母都是 u；又如“汜濫” fanlan [fanlan]、“崑崙” kunlun [k'uən luən]、“螳螂” tanglang [t'aŋ laŋ]、“从容” congrong [ts'uŋ zuŋ]、“经营” jingying [tɕiŋ iŋ] 等等，每个词的后一部分都是相同的，所以叫做叠韵。不过有时候两个

字的后一部分只要韵腹、韵尾相同，不管韵头怎样，古人也把它们算做叠韵，例如“堂皇” tanghuang [t‘aŋ xuaŋ] 这个词的前后两个音节的韵腹韵尾是相同的 (aŋ [aŋ])，但是后一个音节有韵头 u，前一个音节没有韵头。古代做诗填词选字用韵的时候，只要遵守这个原则——字音的韵腹韵尾相同——也就行了。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烟、川、天”是诗人用韵的字。按照今天普通话的读音“烟”和“天”的韵母是完全相同的 (ian)；而“川”的韵母是 uan，和“烟”“天”二字比较只是韵腹韵尾 (an) 相同，韵头是不同的(一为 u，一为 i)。这三字在李白那个时代的读音同今天差不多，可是还是很押韵的。

(三) 發音部位和“五音”

前面說过，輔音的發音特点，是气流出來的时候都要受到口腔一定部位的阻碍。气流在口腔哪一部位受到阻碍，就發出哪一部位的輔音來。比方当气流在上下兩唇之間受到阻碍的时候，就可以發出 b [p]、p [p‘] 等音來。这类音就叫做“双唇音”。因此輔音可以根据不同的發音部位分成若干类。現代普通话的輔音按照發音部位的不同，可分成下面七类：

1. 双唇音 (發音时气流在上下兩唇之間受到阻碍)：b [p]、p [p‘]、m [m]；

2. 唇齒音 (發音时气流在下唇和上齒之間受到阻碍)：f [f]；

3. 舌尖前音 (發音时气流在舌尖和上齒背之間受到阻碍): z [ts]、c [ts']、s [s];

4. 舌尖中音 (發音时气流在舌尖和上齒齦之間受到阻碍): d [t]、t [t']、n [n]、l [l];

5. 舌尖后音 (發音时气流在舌尖和硬腭前部受到阻碍; 因为發这类音的时候, 舌尖是捲起來的, 所以又叫做“捲舌音”): zh [tʂ]、ch [tʂ']、sh [ʂ]、r [ʐ];

6. 舌面音 (發音时气流在舌面前部和硬腭之間受到阻碍): j [tɕ]、q [tɕ']、x [ɕ];

7. 舌根音 (發音时气流在舌面后部和軟腭之間受到阻碍): g [k]、k [k']、ng [ŋ]、h [x]。

古代汉语里的輔音比現代普通話还要多一些, 除了以上七类^①之外, 还有一类“舌叶音”和一类“喉音”。發舌叶音的时候, 气流在舌尖及面和硬腭之間受到阻碍, 例如 [tʃ]、[tʃ'] [ʃ]。現代广州話里也有这类輔音。如果發音时, 气流在喉头部位受到了阻碍, 这样發出來的音就叫做喉音, 例如 [h]、[ɦ]。現代上海話里也有这类輔音。

我們古代的音韻學家也有一套分析声紐的方法。他們很早就能够按照發音部位的不同把声紐分成喉音、牙音、舌音、齒音、唇音五类。这就是所謂“五音”。后來宋、元等韻學家把声紐分为七类。五音之外, 又立“半舌音”和“半齒音”, 于是又有“七音”之說。这些發音部位的旧名(喉牙舌齒唇)虽然不怎么科学, 但是因为它们在音韻学上时常被使用, 而且在說明古

^① 就是在这七类音里, 每一类之中, 古音一般也比現代普通話多一些。

音时很有便利之处，所以我們也应该知道。

下面我們將这“七音”的旧名同語音学發音部位的新名称对照一下，讀者就会更清楚了。

1. 唇音。这类包括：

重唇——就是双唇音 例如[p]

輕唇——就是唇齒音 例如[f]

2. 舌音。这类包括：

舌头——就是舌尖中音 例如[t]

舌上——就是舌面音 例如[ʃ]

3. 齒音。这类包括：

齒头——就是舌尖前音 例如[ts]

正齒——包括舌叶音和舌面音 例如[tʃ]和[tʂ]①

4. 牙音——就是舌根音 例如[k]

5. 喉音——包括喉音和零声母 例如[h]和○

6. 半舌音——就是舌尖的边音 例如[l]

7. 半齒音——就是舌面的鼻音加摩擦② 例如[ɲʒ]

(四) 發音方法和“清濁”

同一个發音部位的輔音往往有好几个，比方双唇音有 b [p]、p [pʰ]、m [m]。这几个輔音的不同是由于發音时發音器官調節气流的方法不相同，簡單地說，是由于發音方法不一

① 舌上的[ʃ]和正齒的[tʂ]都屬舌面音，但它們的發音方法是不同的，請參看下節。

② 什么叫做“边音”和“鼻音加摩擦”，也請參看下節。

样。分析輔音的發音方法，可以从下面三方面來观察：

I. 阻碍的方式 發輔音的时候因为气流受發音器官的阻碍的方式不一样，就構成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五类不同的音。

1. 塞音 發音时發音器官完全阻塞气流的通路，然后突然放开，讓气流迸裂出來，所以这类音又叫做破裂音。例如 b[p]、d[t]、g[k]。
2. 擦音 發音时發音器官并不完全阻塞气流的通路，留出一小縫，讓气流摩擦出來，所以这类音叫做摩擦音，简称擦音。例如 f[f]、s[s]、sh[ʃ]、r[ʒ]、x[ç]、h[x]。
3. 塞擦音 發音时發音器官完全阻塞气流的通路，然后立刻裂开一些，留出小縫，讓气流摩擦出來，所以这类音又叫做破裂摩擦音。例如 z [tʃ]、zh [tʃ]、j[tʃ]。
4. 鼻音 發音时口腔某一部位被阻塞，軟腭下降，气流从鼻腔出來，所以这类音叫做鼻音。例如 m[m]、n[n]、ng[ŋ]。
5. 边音 發音时舌尖頂住上齒齦，舌头中間和鼻腔的通路完全阻塞，使气流从舌头的兩边流出來，所以叫做边音。例如 l[l]

II. 送气和不送气 汉語的語音都是由呼气造成的①，所以發音时必然有气流吐出來。但是气流吐出來的时候又有强

① 据了解海南島有些方言(如海口)有个别的吸气輔音。

弱的分別，發音時如果除去阻碍以後有一股較強的气流出來就叫做送气音或吐气音；如果除去阻碍以後气流出來較弱就叫做不送气音或不吐气音。因此，送气不送气也成為辨別音素的重要成分。比方同是塞音，又有 $b[p]$ 和 $p[p']$ ， $d[t]$ 和 $t[t']$ ， $g[k]$ 和 $k[k']$ 的分別；同是塞擦音，又有 $z[ts]$ 和 $c[ts']$ ， $zh[tʂ]$ 和 $ch[tʂ']$ ， $j[tʃ]$ 和 $q[tʃ']$ 的分別。這種分別全在這些輔音的送气不送气。凡是送气音“國際音標”就在音標的右上角加個倒逗號來表示。至於擦音、鼻音、邊音在一般語言里都沒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分別。

III. 帶音和不帶音 發音時气流經過喉頭由於聲帶的顫動或不顫動，而有帶音和不帶音的區別：聲帶發生顫動的就叫做帶音；聲帶不顫動的就叫做不帶音。元音都是帶音的。輔音有帶音的，例如 $[b]$ 、 $[d]$ 、 $[g]$ ，有不帶音的，例如 $[p]$ 、 $[t]$ 、 $[k]$ 。

以上談的是語音學上分析發音方法的專門術語。在我國音韻學上也有一套分析發音方法的專有名稱。比方關於受阻方式，我們有“憂、透、拂、轆、揉”等名稱；關於送气和不送气，古人有時用“輕、重”來分別，有時用“發聲、送气”來解釋。但是這些名稱涵義往往很混亂，也用得不够普遍、一致，初學的人可以暫時不要管它，所以我們不在這裡詳細介紹了。

關於帶音和不帶音，音韻學上叫做清音和濁音，簡稱“清濁”。一般說，清音就是指不帶音的輔音，濁音就是指帶音的輔音。“清濁”這套術語不僅由來已久，在音韻學上經常採用，而且直到現代，我們在分析普通話的聲母的時候仍舊沿用着，所

以我們要着重地來談一談。

現代普通話里，清音占絕大多數，濁音只有[m]、[n]、[l]、[ŋ]和[ʒ]等几个。但在古代漢語里，濁音是比較多的。因此古代音韻學家在分析聲紐的清濁時，又進一步給它們分了類。他們把清音又分為全清和次清，把濁音分為全濁和次濁（或叫“不清不濁”）。古人对这四類音的解說，也是不够明確的。其實，根據語音學上發音方法的道理來分析，就十分清楚。

所謂“全清”就是指不送氣不帶音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例如[p]、[t]、[k]，[f]、[s]、[ʃ]、[x]，[ts]、[tʃ]、[tʂ]等輔音。

所謂“次清”就是指送氣而不帶音的塞音和塞擦音，例如[pʰ]、[tʰ]、[kʰ]，[tsʰ]、[tʃʰ]、[tʂʰ]等輔音。

所謂“全濁”就是指帶音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例如[b]、[d]、[g]，[v]、[z]、[ʒ]、[ʝ]，[dz]、[dʒ]、[dʒ]等輔音。

所謂“次濁”就是指帶音的鼻音、邊音和半元音，例如[n]、[m]、[ŋ]、[l]、[j]等音。另外一種帶音的鼻音加摩擦[nʒ]，古人也歸在次濁一類里。

全濁音到了現代普通話里和某些方言里（如廣州話）都已經變成清音了。普通話里有個r[ʒ]母具有全濁音性質，但它的來源不是全濁音，而是由次濁[nʒ]母變來的。其他几个所謂“濁音”l[l]、n[n]、ng[ŋ]也都是屬於“次濁”。有些方言如閩方言有[b][g]等全濁音，那也是由次濁[m][ŋ]變來的。真正能保存較多的古全濁音的是現代吳方言和湘方言。它

們并且和古代漢語一樣，清濁音往往相配成對：有一個全清音就有一個全濁音，例如 [p] 和 [b]，[f] 和 [v]，[s] 和 [z]，[ts] 和 [dz]，[t] 和 [d]，[tʂ] 和 [dʒ]，[ç] 和 [ʒ]，[k] 和 [g]，[x] 和 [ɣ] 等等。普通話和某些方言里的清音一部分是古代原有的清音，一部分是由古全濁音逐漸變成的。不過在聲調里還保存着古代清濁音分別的痕跡。例如普通話里平聲分陰陽，陰平字在古代是清音，陽平字在古代就是濁音。有些方言四聲都分陰陽，那就是陰類的四聲字和古代的清音字相對應，陽類的四聲字和古代的濁音字相對應。方言里這種四聲分陰陽的情況，只有學了音韻學，懂得了語音的變化規律，我們才能更徹底地了解它們。

(五) 三十六字母

我國文字不是拼音的，過去也沒有發明一套標音符號，所以在從前的音韻學上，只好用漢字來代表聲母和韻母。所謂“字母”就是指聲母的代表字，不包括韻母。韻母的代表字叫“韻目”，下面我們還要談到它。在本節里我們只介紹“字母”。

最初古人把同聲紐的字放在一塊兒，只叫做“雙聲”，並沒有想出給這些雙聲字群一個總名稱。大約在唐朝末年，有個和尚名叫守溫的，首先根據印度梵文的音理，給漢語音韻制定了三十個字母。後來到了宋代，不知是誰又增加了六個字母，就成了音韻學上傳統的“三十六字母”。這三十六個字母大約就代表了唐宋間（公元九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漢語語音的三十六個聲母。每個聲母有一個代表字。道理和拼音文字一樣，一個

字代表一个音。不过守温他们用的是方块汉字，不如音标符号那么明确简单。当一个汉字用来代表一个声母的时候，只取它的前一部分，不管它的后半部。比方代表[p]声母的“帮”[paŋ]字，就只要[paŋ]音的前一部分[p]，后一部分的[aŋ]就不管了。因此，这个声母也可以用“巴”[pa]字、“布”[pu]字、“比”[pi]字或“班”[pan]字来代表，只要这个字是用[p]音做声母的就行了。不过习惯上都沿用了这三十六个字母，所以后

發音部位 新名		發音方法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清	濁
		雙唇	單唇						
雙唇	唇音	重唇	幫[p]	滂[pʰ]	並[b]	明[m]			
		輕唇	非[f]	敷[fʰ]	奉[v]	微[m]			
舌尖	舌音	舌頭	端[t]	透[tʰ]	定[d]	泥[n]			
		舌上	知[tʃ]	徹[tʃʰ]	澄[tʃ]	娘[n]			
舌尖前	齒音	齒頭	精[ts]	清[tsʰ]	从[dz]			心[s]	邪[z]
		正齒	照[tʃ]	穿[tʃʰ]	牀[dz]			審[ʃ]	禪[z]
舌根	牙音		見[k]	溪[kʰ]	羣[g]	疑[ŋ]			
喉			影○						
舌根	喉音							曉[x]	匣[ɣ]
半元音							喻[j]		
舌尖	半舌音						來[l]		
舌面	半齒音						日[n, z]		

來的音韻學家們也就很少改用別的代表字了。

這三十六個字母就是：見、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娘，幫、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牀、審、禪，曉、匣、影、喻，來、日。根據唐宋時代外國語言中的漢字譯音和現代各地方言的讀音，我們大致可以知道每個字母在當時表明一種什麼樣的聲音。上面我們用國際音標給每個字母擬了一個讀音，並依照三十六字母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列成一個表，讀者可以細細地去領會。

(六) 聲調

外國人聽我們說漢語，總覺得我們好像在唱歌一樣，因為我們語言里有一種特別的東西是外國人所沒有的^①。這就是聲調。

聲調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字音的高低升降。比方“媽、麻、馬、罵”四個字，聲母和韻母都相同，都是[ma]。但是聽起來，四個字音都不相同，意義也不一樣。這就是因為它們有不同的聲調，也就是說，這四個字音的高低升降是不同的。拿普通話來說，“媽”是高平調，“麻”是高升調，“馬”是低升調，“罵”是全降調。因為每個字音都有聲調，所以說起話來，聲音有高有低，有起有伏，用五綫譜記下來就像一首樂章，難怪外國人聽起來好像我們在唱歌一樣了。

既然聲調是漢語的特點，是每個字音不可缺少的東西，那

^① 這裡的外國人主要指說印歐語的人，因為在東方一些語言里如越南語，和我國許多少數民族的語言也是有聲調的。

么，我們在分析字音的时候，就不能够忽視声調。前面我們曾經說过，字音可以分为声母和韵母兩部分。这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其实我們應該用三分法，即声母、韵母、声調^①，这样才算全面。

声調又有調值和調类的区别。

什么叫做調值呢？我們知道，同一个汉字，在普通話和各地方言里，唸法是不相同的。比方“媽”字，普通話唸高平調，天津話唸低降調，長沙話唸中平調，广州話唸高降調。（这种声調在具体語言或方言里的实际讀音的高低升降型式就叫做調值。）

調类是什么呢？調类就是依据各个方言声調分类的实际情况定出的类别。在一个方言里，凡是唸起來同属于一种調值的字便属于同一个調类。这个方言对于汉语里所有的字音能讀出多少种調值，便决定这个方言有多少个調类。比方在普通話里，“媽”和“衣”、“屋”、“多”、“方”、“中”、“陰”等字是同一种調值（高平調），它們就属于同一个調类。普通話对于汉语所有的字音只能讀出高平、高升、低升、全降四种調值，这就决定普通話里只有四个調类。有些方言对于汉语所有的字音能讀出五种或八种，甚至十种調值，那么，这些方言就会有五个或八个，甚至十个調类。

調类还有一定的名称。比方普通話里的四个声調叫做陰平、陽平、上声、去声，又統称为“四声”。“四声”这个名称在

^① 比方“天”tian字，声母是t，韵母是ian，声調是高平調。其中韵母又可以分析为韵头i，韵腹a，韵尾n。

漢語里已有了悠久的歷史。音韻學上所謂“四聲”是指的“平”、“上”、“去”、“入”四個聲調，跟現代普通話里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雖有些不同，但是它們有歷史繼承的關係。我們知道，漢語字音的分別聲調，自古就有了的。不過四聲的分類定名是六朝（公元四世紀）以後的事。根據歷史的記載，南北朝沈約、周顛一班學者首先發現我們漢語里的聲調特性。當時漢語聲調的實際情況大概只有四類，於是他們就給它一個總名稱爲四聲，并用“平”、“上”、“去”、“入”四個字各爲一聲的代表字，作爲各類的調名。這樣，四聲的名稱就一直沿用下來了。至於當時四聲的真正調值，目前我們還沒有法子知道。

古今的聲調是不相同的。但是我們可以依照古代四聲系統來給現代各方言的聲調定名稱，因爲古代某個字屬於某一調類是定了的。如果起了變化也能夠找到它的規律。比方古代的平聲字，到了現代因爲聲母清濁不同的影響分化爲兩類。一般說來，凡原來是清聲母一類的平聲字，後來就變爲陰平聲，如“東”字；凡原來是濁聲母一類的平聲字後來就變爲陽平聲，如“同”字。普通話里沒有入聲，因爲原來的入聲字都已轉化到陰、陽、上、去四個調類里去了。有些方言平、上、去、入四聲都因受聲母清濁的影響分化爲兩類，於是就有八個聲調，例如潮州話。有些方言只有平聲分陰陽，上、去、入三聲不分，所以就有五個聲調，例如南京話就是這種情形。又如廣州話，除了平、上、去三聲都分陰陽外，入聲又分三類，於是就有九類聲調。廣西博白話入聲分爲四類，因此就有十類聲調了。

(七) 反切

反切就是利用双声、叠韵的方法，用两个字來拼出第三个字的讀音。唐以前称“反”，宋以后多称“切”。最初的反切是出于自然的，即連讀二字而成一音，例如“何不”为“盍”，“之乎”为“諸”，“奈何”为“那”^①；但是当时只是无意識地应用到反切，还没有用它來注音。

在沒有应用反切來注音以前，古人要表明某个字的讀音时，往往用“讀若”（或“讀如”）和“直音”的方法^②。这就是用一个汉字來注另一个同音的汉字。汉代文字学家許慎所寫的《說文解字》就是用“讀若”的方法來注音的，例如“鄉，讀若‘許’”。后來又用“直音”法，例如《尔雅》郭璞注：“誕音但”。这种方法在廿多年前，一般字典和辞書里还普遍地采用着，例如《辞源》里有“倚，讀若以”、“宮音弓”（不过，字典里往往还添上一个“反切”）。但是这种方法有很多缺点。因为完全同音的字不一定有，只好用一个声音相近的字，結果注出來的音就不够准确。例如《辞源》人部二画：“仍，音成”。而“仍”和“成”不論古音今音都不是同音字。有时虽然找到了同音字，但隱僻难識，用它來注音也等于不注音。例如《辞源》人部四画：“𠵹，音𠵹”。《新華字典》就沒有收“𠵹”这个字。后來有些人通过

① 这种情况正如現代北京話把“不用”說作“甬” beng[pəŋ] 一样，只是兩個字音的順乎自然的結合。

② 最初还有一种运用打比方的注音方法，叫做“譬况”。但是比方出來的音，讀者很难捉摸，所以后代就不用这种方法了。

翻譯佛經，懂得了梵文的拼音原理，就逐漸利用兩個漢字來拼注另一個字音。這就是反切。開始應用反切大約在東漢末年（公元二世紀）的時候，但是普遍用反切來注音，那是漢魏以後的事情。

反切的方法比起“讀若”和“直音”來，當然進了一大步，因為它已經能夠把一個單字的音分析為聲母和韻母兩個部分了^①。不過它不是用音標符號，而是用兩個漢字來代表：反切上字的聲母一定要和被切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的韻母一定要和被切字的韻母相同。也就是說，“上字取聲，下字取韻（兼取它的聲調）”。這也就是反切的規律。例如“冬，都宗切”，“冬”是被切的字，“都”是反切上字，“宗”是反切下字。我們用國際音標記錄下來，可以得出下面這個公式：

冬[tuŋ]——都[t(u)]+宗[(ts)uŋ]

“都”和“冬”是雙聲（聲母都是[t]），“宗”和“冬”是疊韻（韻母都是[uŋ]，聲調也相同——平聲）。至於“都”字的韻母[u]，“宗”字的聲母[ts]，在拼音的時候就必須去掉，然後才能拼出“冬”字的讀音來。這種方法當然不能像我們現代利用“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來注音這樣直截了當，而且過去的反切用字也沒有一個標準，表示同一個聲母或韻母，往往應用了許多不同的字，搞得很複雜。所以反切法的應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漢字還不是拼音文字的情況下，古人在兩千年前就能夠發明這樣一種相當科學的拼音方法，的確是值得我們後人欽佩的。

① 古人把“聲調”歸在韻母里。

三 古音學

從本章起，我們開始介紹音韻學的主要內容。

向來講音韻學的書，為了方便都喜歡從“今音”講起，然後上推“古音”。我們覺得歷史是從古到今的，時代的先後應該分清楚，所以我們先談“古音學”。

什麼叫做古音學？在緒論里我們曾經簡單地解釋過，所謂“古音”是指先秦兩漢（公元二世紀以前）的語音；所謂“今音”主要是指隋唐時代（公元六世紀至十世紀）的語音。“古音”就是對“今音”來說的。這是傳統的提法。其實，在我們今天看來，“今音”應該叫做“中古音”，“古音”應該叫做“上古音”。因此，研究先秦兩漢的音韻的學問——古音學，也就應該叫做上古音韻學。

上古音的研究，是由於後代讀先秦的韻文感到不押韻的時候才引起興趣的。我國一向用的是不拼音的文字，古書中押韻的詩文，我們現代讀起來往往不押韻了。對於這些不押韻的現象，我們今天會很自然的想到這是由於古今音的不同，可是在宋代以前，除了少數語文學者一般人都不是這樣想的，因為他們不知道語音这个东西和一切事物一樣，都是發展變化的。所以他們只做了一些形而上學的解釋，結果遺留下來不少的笑話。比方唐朝一個皇帝唐玄宗每讀《書經》“洪范”一章到“无

偏无頗，遵王之義”一句时，总觉得“頗”字和“義”字不能押韵，于是他就下命令把“頗”字改为“陂”[p‘i]字。其实，他不懂古音，不知道“義”字本从“我”得声，古音是可以和“頗”字押韵的。宋元以后，人们才逐渐了解古今音的分别，开始用发展的观点来解释古音。明代出了一个著名的古音学家陈第。他写过一部重要的著作《毛詩古音攷》。在这部书的序言里他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由于他具有这种时地观念，所以他的研究成绩远超过他的前人，并被后学誉为古音学的开创者。

上古音的研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是从明末清初伟大的学者顾炎武开始的。他一方面接受陈第的发展观点，另一方面在运用材料上和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创见。他“积三十年之功，成《音学五书》以明古韵”，替后人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此后继承顾氏的工作的古音学家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誥、王念孙、章炳麟、黄侃等人。他们曾经写了许多专门的著作来讨论上古音韵的问题，并且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关于他们研究古音的方法和所得到的结论，我们将在下面各节里做个大概的介绍。

(一) 《詩經》押韵和諧声系统

古音学家们攷证上古音韵的时候，主要根据以下两种事实：

第一，《詩經》押韵^①。大家知道，《詩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全书 305 篇，大部分是人民口头的创作，代表了三千

年前周朝時代的語言。因為詩歌是供歌唱的，所以每一篇詩都有韻。因為詩韻一般在一句的末了，所以凡是詩人用韻的字就叫做“韻腳”。每一篇或每一章詩里至少有兩個“韻腳”是互相押韻的。互相押韻的字必須是韻母相同或者相近的。比方《國風·桃夭》那篇詩的第二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華”和“家”是韻腳，今天我們讀起來還是押韻的。如果我們能夠把《詩經》里所有的韻腳加以分析歸納，就可以大致了解上古韻母系統的情況。當然，《詩經》用韻是很複雜的，而且由於幾千年來字音起了變化，許多本來押韻的字，現在讀起來已經不押韻了。比方《小雅·雨無正》那篇詩的末了一章有這樣兩句：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韻腳是“都”和“家”，按照現代普通話的讀音，“都”這個字音的韻母是 u，“家”這個字音的韻母是 ia，顯然是不押韻了。但是在《詩經》時代它們的韻母應該是相同或者相近的。因為在《詩經》里，“家”字不但同“都”字押韻，而且还跟“祭、圖、乎”（《小雅·棠棣》末章）“徒”（《大雅·緜》第五章）“作、莫、故、居”（《小雅·采芣》第一章）等字押韻，可見完全不是偶然的。同樣，我們可以推知，“家”字既和“華”字“都”字押韻，那麼，“華”字和“都”字也應該是能夠押韻的，甚至和“華”“都”等字押韻的別的字也應該可以和“家”字同韻。古音學家們就

① 先秦其他一些韻文也是古音學家參考的材料，例如《楚辭》和《莊子》里的有韻的語句。

是这样把这些互相押韵的字找出来，归纳在一起，断定它们在上古同属一个韵部，并用其中一个字作为韵部的代表字。这样，一个大致的上古韵部系统就出来了。至于这个韵部在当时的实际读音如何，他们就没有进一步去考证了。古音拟测的工作，是现代的学者才开始的。这一点要留到下一章谈去了。

考证先秦古韵的第二个根据是谐声字的声符。

什么是谐声字？谐声是“六书”^①的一种。谐声字又叫做形声字。这种字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表示意义范畴，另一部分表示声音。例如“江”“河”二字，“氵”旁表示这两个字的意义属于“水”的范畴，“工”和“可”分别表示这两个字的读音。汉字里头这种字占了最大多数。汉代文字学家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这部书里，曾经把这种字的结构都作了分析（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他一一指出：“江，从水，工声。”“河，从水，可声。”“水”“工”“可”是独体，不是谐声字。因为“江”“河”可以分析为“水”和“工”或“可”两部分，所以这一类的字就叫做“谐声字”；“工”“可”是表音的，所以现在一般把这类偏旁就叫做“声符”（或“谐声偏旁”）。“江”和“工”、“河”和“可”的关系就是谐声关系。凡是用“工”字做声符的一系列的字，如“工、江、訢、攻、貢、功、虹、紅、項、空、控、恐、巩、鴻……”等等就构成谐声系统。

谐声字的起源是非常早的。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许多谐声字，可见它比《诗经》时代还要早得多。所以谐声字是研究上古音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材料。既然这些谐声字是从同一个

^① “六书”就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六种造字的方法。

声符得声的,那么,在造字的时代,这些字的读音可能是相同或相近的(后代读音不同,那是由于字音已经发生了变化)。古音学家们在研究上古音的时候就充分利用了这种宝贵的材料,并且得出了“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结论^①。他们往往先从《诗经》押韵开始,然后用谐声来补充或校正。事实证明,从《诗经》韵脚的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和谐声系统基本上是一致的。比方《诗经·豳风·东山》第三章:“鸛鳴于垤,妇歎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韵脚是“垤、室、窒、至”,而它们又都是从“至”得声,可见它们同属一个韵部是无疑的了。

(二) 上古韵部的结论

上古音的韵类,习惯上叫做韵部。韵部和韵母是有些不同的。凡是韵腹(主要元音)、韵尾相同的字,归为一组就称为韵部^②。但是韵母还必须分别有没有韵头以及韵头是否相同;如果只是韵腹、韵尾相同,而韵头不同,便属于不同的韵母。可见韵部要比韵母的范围广一些。举例来说吧,比方[an]、[ian]、[uan]、[yan]是四个不同的韵母,但是可以归为同一个韵部,即[an]这个韵部。

古音学家们根据《诗经》押韵和谐声系统,把后代韵书里的韵类重新安排一番,就得出了先秦古韵的韵部。从顾炎武到黄侃,古韵的分部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精密。比方顾炎武分古音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戴震分为九类廿五部,段玉裁分

① 首先系统地运用谐声字来考证先秦韵部的古音学家是段玉裁,“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则也是他提出来的。

② 这是对于韵部的一种解释。有些音韵学家另有不同的看法。

为十七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江有誥、王念孙各分为廿一部（内容不尽相同），章炳麟分为廿三部（晚年改为二十二部），黄侃分为廿八部。各家都有所贡献，再加上现代学者的研究，先秦古韵分部的结论基本上是可以相信的。下面我们把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上册）里所提出的意见介绍给读者。

王先生把先秦古韵分为十一类廿九部。这就是：

第一类：

1. 之部[ə]① 2. 職部[ək] 3. 蒸部[əŋ]

第二类：

4. 幽部[əu] 5. 覺部[əuk]

第三类：

6. 宵部[au] 7. 藥部[auk]

第四类：

8. 侯部[o] 9. 屋部[ok] 10. 东部[oŋ]

第五类：

11. 魚部[a] 12. 鐸部[ak] 13. 陽部[aŋ]

第六类：

14. 支部[e] 15. 錫部[ek] 16. 耕部[eŋ]

第七类：

17. 脂部[ei] 18. 質部[et] 19. 眞部[en]

第八类：

① 上古韵部的音值，音韵学家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这里的拟音也是根据王先生的意见，别的学者同王先生的意见不同的主要有两点：第一，每个韵部不只一个主要元音；第二，入声韵的收尾有两套，即清音的 -p, -t, -k 和浊音的 -b, -d, -g。

20. 微部[ei] 21. 物部[ət] 22. 文部[ən]

第九类:

23. 歌部[a] 24. 月部[at] 25. 寒部[aŋ]

第十类:

26. 緝部[əp] 27. 侵部[əm]

第十一类:

28. 葉部[ap] 29. 談部[am]

(三) 陰陽对轉

漢語的語音系統是最整齊的，這一種音和那一種音相配合，顯得非常勻稱而和諧。前面我們談到聲紐的時候，曾經指出清濁音相配成對的整齊局面。韻母方面漢語語音的這種特點表現得更加清楚。比方現代普通話里有 ei[ei]、ai[ai]、ao[au]和 ou[əu]一類的韻母，也有 en[ən]、an[an]、ang[aŋ]和 eng[əŋ]一類的韻母。因為[-i]和[-n]都是由舌頭前部發出來的音素，[-u]①和[-ŋ]都是由舌頭後部發出來的音素，所以[ei]和[en]相配，[ai]和[an]相配，[au]和[aŋ]相配，[əu]和[əŋ]相配。這種相配整齊的局面在西洋的語言里是很難見到的。

拿漢語上古韻部來說，這種情況表現得特別明顯，每一類里邊的各個韻部都配合得很整齊。例如第一類有個之部[ə]，就有個蒸部[əŋ]和一個職部[ək]同它相配。[ə]是個元音收尾的韻部，[əŋ]是個鼻音收尾的韻部，[ək]是個塞音收尾的

① 拼音字母為了實用，把[au]的[-u]改為 -o。

韻部。如果我們按照各个韻部收尾的情況，把所有的十一類二十九部歸納一下，就可以得出以下三大類型：

第一大類包括之部、幽部、宵部、侯部、魚部、支部、脂部、微部、歌部等都是以元音收尾的；

第二大類包括蒸部、東部、陽部、耕部、真部、文部、寒部、侵部、談部都是以鼻音（[-ŋ]或[-n]或[-m]）收尾的；

第三大類包括職部、覺部、藥部、屋部、鐸部、錫部、質部、物部、月部、緝部、葉部等都是以塞音（[-k]或[-t]或[-p]）收尾的。

在音韻學上，這三大類型各有特定的名稱。第一大類以元音收尾的叫做陰聲韻；第二大類以鼻音收尾的叫做陽聲韻^①；第三大類以塞音[-p]、[-t]、[-k]收尾的叫做入聲韻。陰陽入三類韻母是漢語最大的特徵之一。入聲韻在現代普通話里已經消失了，但在廣州等地的方言里還相當完整地保存着。

在語音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陰聲韻可以轉變為陽聲韻，陽聲韻可以轉變為陰聲韻；同樣，入聲韻也可以轉變為陰聲韻或陽聲韻，陰聲韻或陽聲韻也可以轉變為入聲韻。但是有個條件，就是要同類，也就是說，韻腹（主要元音）必須相同。轉變的規律是：“主要元音不變，韻尾變為同一發音部位的尾音或者失去尾音；如果本來沒有韻尾，就在主要元音後面加一個尾音。”古人把這種轉變的規律就叫做“陰陽對轉”^②。例如之部

① 這里所謂陰聲韻和陽聲韻同我們在上面所談的聲調分陰陽，是毫無關係的。

② 當時沒有定出“陰入對轉”或“陽入對轉”的名稱，因為他們把入聲韻看作是陰聲韻，或者把入聲韻看作是陰陽對轉的樞紐。

的字可以轉到职部或蒸部里面去。比方“寺”、“特”、“等”三个字，都是从“寺”得声的（用“寺”作声符）。可以設想在造字的时代，这三个字的讀音應該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是到了《詩經》时代，它們起了一些变化：“寺”字屬於之部，唸[zǐǎ]；“特”字归在职部，唸[dək]；“等”字又屬於蒸部，唸[təŋ]。这就是陰声韵轉到入声韵和陽声韵去了。到了現代普通話里，“特”字的收尾[-k]又消失了，这就是說，入声韵又轉到陰声韵里來了。从現代各地方言和古音的比較中，我們还可以看出許多这种陰陽入三声互相对轉的情形來。

此外还有所謂“旁轉”。这就是从某一个陰声韵轉到另一个陰声韵，或从某一个陽声韵轉到另一个陽声韵。例如陰声韵[a]，舌位稍微向前移一些就变成了[ɛ]的声音，像普通話的“夜”字就是由古音的[ia]旁轉为[iɛ]音的。至于上海話的“班”字的讀音[pɛ]，那就是先由古音的陽声韵[pan]旁轉为[pɛn]，然后对轉为陰声韵[pɛ]的①。

上面我們曾經指出，“陰陽对轉”是漢語語音發展的一种事实，它表現了漢語語音系統的整齐特点。但是这一語言事实直到清代才被發現出來。首先看出这种語言事实的是古音学家戴震。他在分析先秦古音的时候，就是以陰陽相配來給韵部分类的，但他还没有定出“陰陽”的名称。“陰陽对轉”的理論是孔广森（戴震的学生）正式提出來的。后来章炳麟做《成均（韵）圖》發展了这个理論。这个理論在說明漢語語音的特点和解釋

① 也可能先由古音陽声韵的[pan]对轉为陰声韵[pa]，然后旁轉为[pɛ]的。

漢語語音發展的問題上有它一定的作用。但是章炳麟的《成均圖》有不少主觀唯心主義的成分，我們必須批判地運用它。

(四) 上古聲紐的考証

上古聲紐的考証也是從清代開始的。古音學家們考証上古聲紐的根據，主要是諧聲字和古書中的“異文”、“古讀”、“聲訓”等材料。

諧聲偏旁不僅同韻部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同聲紐也有密切的關係。在一般情況下，凡是諧聲偏旁相同的字，它們的聲紐也是相同或相近的。比方從“東”得聲的“凍”、“棟”、“竦”等字，聲母都是端紐[t-]。有些同聲旁的字雖然不是屬於同一個聲母，但是它們的聲母的發音部位是相同的。比方“廣”字從“黃”得聲。“廣”字的聲母是見紐[k-]；“黃”字的聲母是曉紐[x-]（古音屬匣紐[ɣ-]）。但從發音部位來看，[k]和[x]（或[ɣ]）都是舌根音。當然，也有不少諧聲字和被諧聲字的聲母是不同類的，甚至它們的發音部位相差很遠，比方“特”字從“寺”得聲，“路”字從“各”得聲。按照普通話的讀音，“特”字的聲母是[tʰ-]，“寺”字的聲母是[s-]；“路”字的聲母是[l-]，“各”字的聲母是[k-]。情況是複雜的。其中有些情況我們可以根据古音演變的規律找出它們的關係和分化的原因來，但有些情況，音韻學家們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釋^①。

所以古音學家們在考証上古聲紐的時候，還須要找別的材料做補充（或旁証）。這就是古書中的“異文”、“古讀”和“聲

^① 從諧聲系統去考証上古韻部，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情況。

訓”。

什么叫做“異文”呢？就是指一些字形不同而字音相同的字。異文的產生是由于后代的人引用古書的時候^①，因为某种緣故（比方口授），某些字句沒有依照原文去寫，用了一些別的同音字來代替。比方《詩經》里有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後來有些書引用這句話的時候，有的把“匍匐”二字寫作“扶服”，有的寫作“蒲伏”，有的寫作“扶伏”或“蒲服”。像這樣產生的同音同義而不同形的字，就叫做“異文”。“異文”既是同音字，當然就可以利用來幫助考證古紐^②。

什么叫做“古讀”呢？就是我們在前面第二章第七節里談到過的“讀若”、“直音”之類。例如“古讀猪如都”，“古讀塵如壇”。可見古音“猪”字和“都”字的聲母，“塵”字和“壇”字的聲母是相同或相近的。

什么叫做“聲訓”？就是拿同音（或音近）的字來解釋另外一個字的意義。例如“邦，封也。”“法，逼也”。那麼，“邦”字和“封”字的聲母，“法”字和“逼”字的聲母，古音也應該是相同或相近的。

清代古音學家就是根據這樣一些材料去考證上古聲紐的。他們並且喜歡拿傳統的三十六字母和先秦古紐作比較的研究。研究的結果，他們認為先秦的古紐比較中古時期三十六字母的系統要簡單一些。古音學家錢大昕是首先進行這項研究工作的。經過他的考證，他認為在三十六個字母里头，上古

① 主要是指漢代的人引用先秦古書的時候。

② “異文”和“古讀”、“聲訓”等材料也可以利用來幫助考證上古韻部。

沒有非、敷、奉、微和知、徹、澄、娘八個聲紐。他說非、敷、奉、微的字本來屬於幫、滂、並、明；知、徹、澄、娘的字本來屬於端、透、定、泥。後來章炳麟也依照同樣的方法，考証出上古的娘日二紐應該歸入泥紐。近代學者曾運乾又考得喻紐應該分為兩類：一類在上古屬匣紐，另一類屬定紐。他們這些人考証的結論基本上是可以相信的。現代的學者在前人考証的基礎上，又做了許多研究工作，但是對於整個上古聲紐系統還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好些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①。下面我們根據清代和現代學者考証的結果，將上古聲紐系統初步擬定為六類二十七個，以供讀者參考。

第一類 脣音

幫(非)[p]② 滂(敷)[pʰ] 並(奉)[b] 明(微)[m]

第二類 舌尖音

端(知)[t] 透(徹)[tʰ] 定(澄、喻_ɿ)[d] 泥(娘)[n]
來[l]

第三類 舌尖前音

精[ts] 清[tsʰ] 從[dz] 心[s] 邪[z]

第四類 舌面音

照[tʃ] 穿[tʃʰ] 牀[ɕ] 審[ʃ] 禪[ʒ] 日[ɲ]

第五類 舌根音

見[k] 溪[kʰ] 群[g] 疑[ŋ]

① 比方先秦聲母有沒有復輔音(如 pl-, kl-等)的問題，學者們就有不同的看法。

② 圓括弧里的非母在上古屬幫母；方括弧里的國際音標，表示讀音。余类推。

第六类 喉音

曉[h] 匣(喻甲)[ɦ] 影[ʝ]

(五) 上古声調的問題

关于上古声調的考証，主要是根据《詩經》押韵，因为詩人用韵一般总会注意同声(調)相押，以求諧和。比方《周南·樛木》那首詩，第一章“纍”“綏”互押，第二章“荒”“將”互押，第三章“榮”“成”互押，都是平声字^①。但是《詩經》里的用韵情况是相当复雜的。依照后代“平、上、去、入”四声去观察，我們會發現不僅去声字常常跟入声字互相押韵，而且平声字和上声字也有跟去声通押的。这样，要找出上古声調的規律來就比較困难了。因此清代的古音学家們在討論到上古声調的时候，大家的意見就很分歧。比方顧炎武主張“四声一貫”。他的意思是說，上古虽然有平、上、去、入四声，但是古人用韵从寬，四声可以互押。段玉裁認為上古只有平、上、入三声，沒有去声；后代的去声字在上古都屬於入声。黃侃主張上古只有平、入两声。但是江有誥和王念孫認為上古不僅有四声，而且四声分別得很嚴格；《詩經》里去声字常常跟入声字和平声字、上声字互押的复雜情况，正反映了上古的四声和后代的四声的不同。

应当肯定，上古是有声調的，因为声調向來是汉語的特点。像黃侃的主張事实上等于否定了上古汉語有声調。因为

^① 原文是：“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乐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榮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入声字的收尾都是[-p]、[-t]、[-k]，平声字不收[-p]、[-t]、[-k]，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声调的区别。而且，如果入声韵尾一消失，就都变成了平声字。那么，现代普通话的四声是怎样来的呢？

关于上古声调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江有誥和王念孙的意见是对的。江有誥的《唐韵四声正》比较完备地考察了上古韵语中的字调情况。他的结论是在先秦诗韵里，“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只不过有许多字在上古所属的调类跟后代不同罢了。例如“慶”字后代唸去声，在先秦应归平声；又如“戒”字后代唸去声，在先秦应归入声。因为在先秦韵语中，它们都不和去声字押韵，而“慶”字只和平声字相押，“戒”字只和入声字相押。可见江有誥他们的主张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的。

最近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上册)里对上古的声调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上古的声调首先分平、入两大类。每一大类又细分为两小类，即平声分为长平和短平，入声分为长入和短入。上古长平就是中古的平声，上古短平就是中古的上声，上古长入在中古变了去声，上古短入在中古仍旧是入声。但是汉语的声调本是个音高的问题，王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以音长为主要的特征，还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

四 今音学

(一) 韵书的产生和《广韵》的作用

什么叫做韵书？韵书就是我国古代一种按韵母的次序排列的字典，它是为了帮助人们写作诗词韵文的时候，便于检查哪些字可以押韵而编制的。汉代以前没有韵书。韵书是魏晋以后才产生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反切的注音方法已经普遍应用，沈约周颙等又发现了语言里的四声的区别。于是，有些语文学者就根据当时的音韵系统，把同韵的字搜集在一起，又取出其中一个字来作为标目的代表字，成立了许多韵部，每个韵部下面的同音字都用反切来注明它们的读音；再依照平、上、去、入四声分别韵类，就成为韵书了。

我国最早的一部韵书是魏代(公元三世纪初叶)李登编写的《声类》。此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韵书，例如晋朝吕静的《韵集》，南北朝沈约的《四声谱》，夏侯詠的《四声韵略》等等。但是这些韵书都早已失传了。现存最早的一部韵书是隋朝陆法言等编制的《切韵》，书成于公元601年。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也只是若干残卷了①。只有公元十一世纪初，宋真宗时候陈彭年等编制的《广韵》至今还很完整地保存着②。这也是世界上最早和最完整的一部韵书。这部书的全名叫做《大宋重修广韵》。

意思是說它根據《切韻》加以增訂而成的，所以又稱《廣切韻》^③。如果我們把《切韻》殘卷拼湊起來同《廣韻》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它們相同的地方很多。特別是兩部書里所用的“反切”，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們根據《廣韻》也可以大致考証出《切韻》時代的語音系統來。后代一般所謂《切韻》系統實際上就是指《廣韻》系統。不僅如此，我們研究上古音的時候，或者研究現代普通話和各地方音的時候，《廣韻》這部書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材料。比方，清代的古音學家們就是根據《廣韻》去上推古音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把《廣韻》看作是一部“聖書”，好像它什麼問題都能解決。我們在研究中古音的時候，不但要參考《廣韻》，而且要根據當時的口語材料，比方詩人的用韻去進行考察。這樣才能夠得出更可靠的結論來。

《廣韻》這部書的體裁是以四聲為綱，韻目為緯。全書共收集 26,194 字，歸納在 206 個韻里面。其中平聲有 57 韻，上聲有 55 韻，去聲有 60 韻，入聲只有 34 個韻。平聲因為字多，分為上平、下平兩卷。上、去、入三聲各一卷。全書共有五卷。每一個韻的下面，同音的字合成一條，可以叫做一個“小韻”，用圓圈來表示。每個字先列字形，然後用小寫字加注解。在每一條

① 比較完整的是故宮本唐代王仁昉的《切韻勘謬補缺》。

② 在這以前還有一部孫愐的《唐韻》，至今也保存有較完整的本子，但是究竟有些殘缺，而且它的影响遠不及《廣韻》。

③ 三十年後，宋仁宗時代，丁度等又編成一部更大的《集韻》。這部書也很完整地流傳到現在。不過，它用的反切和《切韻》用的已有許多不同了。所以，它只能夠代表宋代的語音系統，不能拿來考証隋唐時代的語音情況。

第一字的注解后面又注明反切和同音字数。例如平声卷上东韵第一条：

〔。東春方也。說文曰动也。从日在木中……董……
德紅切。十七。〕 蕘……
 蕘……辣……。同齐也，共也，鞏也，合也。……
徒紅切。四十五。

可見这部書包括了字形、字义、字音三个部分。但因为它是一部韵書，所以主要价值还是在音的部分。

(二) 中古音的韵部

中古音的韵部習慣上只叫做韵类。研究中古音的韵部，一向是拿《广韵》的 206 韵作根据的。过去的所謂“今音学”，实际上是以《广韵》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門學問。所以我們學習音韵学的时候，也应该对《广韵》有个全面的概括的了解。下面我們先將这 206 韵列成一个表^①，然后提出几点來加以說明。

平声上	上声	去声	入声
东 独用	董 独用	送 独用	屋 独用
冬 鍾同用		宋 用同用	沃 燭同用
鍾	腫	用	燭
江 独用	講 独用	絳 独用	覺 独用
支 脂之同用	紙 旨止同用	寘 至志同用	
脂	旨	至	

① 根据戴震的《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后人做了少許的改动。表中同用独用之例早在唐代就規定了的，因为当时做詩用韵已覺《切韵》音系太繁，苦其苛細，所以允許某些鄰近的韵可以通用，如“冬鍾同用”“支脂之同用”等等，其他不能与別的韵同用的就注明独用。

之

微 独用

魚 独用

虞 模同用

模

齐 独用

佳 皆同用

皆

灰 哈同用

哈

眞 諄臻同用

諄

臻

文 独用

欣 独用

元 魂痕同用

魂

痕

寒 桓同用

桓

止

尾 独用

語 独用

慶 姥同用

姥

齊 独用

蟹 殿同用

駭

賄 海同用

海

軫 準同用

準

吻 独用

隱 独用

阮 混很同用

混

很

旱 緩同用

緩

志

未 独用

御 独用

遇 暮同用

暮

霽 祭同用

祭

泰 独用

卦 怪夬同用

怪

夬

隊 代同用

代

廢

震 稕同用

稕

問 独用

焮 独用

願 恩恨同用

恩

恨

翰 換同用

換

質 術櫛同用

術

櫛

物 独用

迄 独用

月 沒同用

沒

曷 末同用

末

刪山同用	潛產同用	諫禰同用	鎔黠同用
山	產	禰	黠
平声下	上声	去声	入声
先仙同用	銑獮同用	霰綫同用	屑薛同用
仙	獮	綫	薛
蕭宵同用	筱小同用	嘯笑同用	
宵	小	笑	
肴独用	巧独用	效独用	
豪独用	皓独用	号独用	
歌戈独用	哿果同用	箇过同用	
戈	果	过	
麻独用	馬独用	禡独用	
陽唐同用	养蕩同用	漾宕同用	藥鐸同用
唐	蕩	宕	鐸
庚耕清同用	梗耿靜同用	映諍勁同用	陌麥昔同用
耕	耿	諍	麥
清	靜	勁	昔
青独用	迥独用	徑独用	錫独用
蒸登同用	拯等同用	証禮同用	職德同用
登	等	禮	德
尤侯幽同用	有厚黝同用	宥候幼同用	
侯	厚	候	
幽	黝	幼	
侵独用	寢独用	沁独用	緝独用

覃談同用	感敢同用	勘關同用	合盍同用
談	敢	關	盍
鹽添同用	琰忝儼同用	豔禫釅同用	葉帖同用
添	忝	禫	帖
咸銜同用	賺檻范同用	陷鑑梵同用	洽狎同用
銜	檻	鑑	狎
嚴凡同用	儼	釅	業乏同用
凡	范	梵	乏

关于这 206 韵，我們應該明确以下几点：

1. 《广韵》分部首先是按四声來区分的。例如“东董送屋”就是东韵的平、上、去、入四声，每个字代表一个韵。不过平常在音韵学上提到某一平声韵的时候，往往包括上声和去声，这就是所謂“举平以赅上、去”。在 206 韵里，平声 57 韵（上平 28，下平 29），上声 55 韵，去声 60 韵，入声 34 韵。四声韵部的数目的为什么这样不整齐呢？按道理平声有 57 韵，上声也应该有 57 韵，为什么上声少了两个韵呢？原来《切韵》和《广韵》的作者觉得平声冬、臻二韵的上声字太少，而且都是一些隱僻的字，所以沒有必要另立一个韵目，就把它們分別归到鍾韵的上声腫韵和欣韵的上声隱韵里去了。为什么去声又有 60 个韵呢？这是因为去声祭、泰、夬、廢四韵沒有平声和上声字，因此多出四个韵來。那么應該是 57 加 4 等于 61 个，为什么又少了一个呢？原来平声臻韵的去声字也因为字太少归到欣韵的去声焮韵里去了；所以 61 再減去一个，便成为 60 个了。这样看来，除了声調的分別不算，《广韵》平、上、去三声实际上就只有

61个韵部了。

2. 我們應該注意 206 韵中的陰声韵、陽声韵和入声韵的分配情况,从而了解中古韵部的特点。由 61 个韵部的韵尾看来,我們可以知道,支、脂、之、微、魚、虞、模、齐、祭、泰、佳、皆、夬、灰、哈、廢、蕭、宵、肴、豪、歌、戈、麻、尤、侯、幽等 26 部都是以母音收尾或者沒有韵尾的,属于陰声韵;其他东、冬、鍾、江、(以上收-ŋ) 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以上收-n) 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以上收-ŋ) 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以上收-m) 等 35 部都是以鼻音收尾的,属于陽声韵。至于入声韵,在《广韵》里,它只和陽声韵相配,不跟陰声韵相配。这是中古韵母系統和上古不同的一个特点^①。例如东韵有入声屋韵和它相配,而支韵就沒有和它相配的入声韵。不过,这里有个数目字的问题要解释一下,那就是陽声韵既有 35 部,为什么入声韵只有 34 个呢?这是因为平声痕韵(包括上声很韵和去声恨韵)的入声字太少,所以沒有另外立一个韵目,而把它們归到和平声魂韵(上声混韵、去声恩韵)相配的入声沒韵去了。

陽声韵和入声韵不僅相配,而且配得非常整齐。陽声韵里有三种鼻音韵尾,和它相配的入声韵也有三种塞音韵尾,并且都是依照相同的發音部位相配成对的。例如东、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等 12 个陽声韵是收舌根鼻音[ŋ]的,和它們相配的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職、德等 12

^① 这是因为上古时期入声韵和陰声韵比較密切;到了中古时期,入声韵才和陽声韵密切起来。

个入声韵就收舌根塞音[-k]；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等 14 个陽声韵是收舌尖鼻音[-n]的，和它們相配的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鎔、黠、屑、薛等 13 个入声韵就收舌尖塞音[-t]；又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等 9 个陽声韵是收双唇鼻音[-m]的，和它們相配的緝、合、盍、叶、帖、洽、狎、業、乏等 9 个入声韵就收双唇塞音[-p]。这种局面又一次說明了汉语語音系統的最富于整齐性的特点。

3. 《广韵》系統是不是真正能够代表汉语中古时期的語音系統呢？这个问题在音韵学者中間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这个系統确实代表一种古方言，就是隋唐时期首都長安(或以为中原洛陽)的实际語音；有的認為当时一个方言里不可能那样复雜，有那么多个韵(《广韵》206 韵，《切韵》也有 193 韵)，这个系統是《切韵》作者陸法言等根据古音和各地地方音制訂下來的一个空架子。比方支脂之三个韵，当时实际上已不能分別了，但是古音有别，所以在韵書里就給它們分別開來；又如江韵和陽韵在某些方言里已不能分別了，但在另一个方言里还能分別，所以也替它們分出來。

我們認為后者的意見是比較对的，因为《切韵》的制作本是前有所承的。陸法言在他的《切韵》序里說：“遂取諸家音韵，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为切韵五卷”。他們在制訂这个系統的时候，又是遵照“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原則的^①，所以很难說它代表某个具体方言。但是韵書的編制是为了指導

^① 意思是指他們編的《切韵》这部書，兼賅了古今南北的語音。而《广韵》又是承襲《切韵》而作的。

時人寫作詩文時選字用韻的，如果一部韻書一編定出來就完全脫離實際語音，那就毫無指導作用可言。所以把《廣韻》理解為完全由主觀決定的一個脫離實際語音的空架子那也是說不過去的。應該承認，《廣韻》這個系統大體上根據某一個具體語音系統（比方洛陽方言，可能它就是當時共同語的基礎）再參照古音和方音制訂下來的。這樣一個系統並不是不可能的。比方最初制訂“注音字母”的時候，雖然根據的是北京話，可是其中也有幾個符號是照顧南方方音的①。不過《廣韻》系統照顧古音的地方多些②。例如江韻和陽韻在上古音系里就分別得很清楚：江韻屬東部，陽韻屬陽部。恰好某些方音里也保存這種分別。顯而易見，這個系統並不能代表當時洛陽（或長安）的實際語音，它只是一種書面的語音系統，適合於當時的各地方言。所以唐宋時代統治階級還拿這個系統作為韻文和詩歌用韻的標準，來考取文人學士（雖然當時詩人們已經沒有切實遵守這個系統了）。

4. 我們要考察中古時期的實際語音系統，可以根據下列兩方面的材料。

第一，就是各種韻書，首先當然指《切韻》、《廣韻》一類的韻書。因為它們流傳已久，影響很大，所以也應該加以重視。其次是一些接近口語的韻書，例如唐代元廷堅的《韻英》、宋朝的《平水韻》③，也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因為這些韻書已經按照

① 例如萬〔v〕、廣〔ŋ〕、兀〔ŋ〕。

② 依照古人的看法，合於古音也就算是“正音”。這種觀點當然是錯誤的。

③ 就是指平水劉淵所著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此書今已失傳）。現在打電報用韻代日子，就是用的《平水韻》的韻目。

当时的口語合併了許多韻部，比起《廣韻》的韻部系統來就簡化多了。比方《平水韻》就只有 107 韻^①。《廣韻》韻目下面的“同用”和“獨用”的規定也大致顯露出實際語音的情況來。所謂“同用”就是指示作詩的人鄰近的韻可以通押。例如支韻下面注“脂之同用”。这样就暗示了支脂之三個韻部在當時已經沒有分別了。其他像刪和山，佳和皆，先和仙，蕭和宵，覃和談等等注“同用”的韻例，也應該認為在當時的實際語音里已合併了。這些“同用”“獨用”的規定大約是唐末的時候訂出來的。但是和《平水韻》不完全相吻合，所以還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研究。

第二，直接考察唐詩的實際用韻情況。進步的詩人的語言總是比較接近口語的。他們用韻的時候，雖然要遵照韻書來選字，但是口語的影響也是很自然的。例如杜甫的《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這首詩用“何”、“多”、“過”、“羅”四字押韻。“何”“多”“羅”屬歌韻，“過”字屬戈韻。又如李白的《秋浦歌》之一：

兩鬢入秋浦，一朝風已衰。猿聲催白發，長短盡成絲。

這一首以“衰”、“絲”二字押韻，“衰”字屬脂韻合口，“絲”字屬之韻開口。以上兩首詩的用韻還符合韻書里的“同用”規定，可是下面幾首詩的用韻就不然：

天水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杜甫：《雨晴》）

^① 後人又減為 106 韻，如元代陰時夫的《韻府》。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鷗谷口粟，飯糲青泥坊底芹。何為西庄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杜甫：《崔氏東山草堂》）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巖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杜甫：《魏將軍歌》）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李白：《蘇武》）

第一首的韻腳，“風”、“紅”、“空”屬東韻，而“農”屬冬韻。第二首“新”、“人”屬真韻，“筠”屬諄韻，而“芹”屬殷韻。第三首“衫”、“銜”、“巖”、“監”屬銜韻，而“帆”屬凡韻。第四首“節”、“血”屬屑韻，“絕”“雪”“別”屬薛韻，而“札”屬黠韻。都超出了《廣韻》里的“同用”規定，也與《平水韻》不完全相當。這就值得我們重視了。

正如研究先秦古韻分析《詩經》韻字一樣，如果我們能夠把唐代詩人用韻的字加以歸納分析^①，不是也可以了解當時韻母系統的概況嗎？

但是這兩方面的工作^②，我們現在做得還很不夠。所以對於中古音的實際韻部，還沒有得出一個為大家公認的可靠的結論來。

① 可以按時代，如初唐、中唐、晚唐；也可以按作家，如杜甫、李白、白居易。

② 中古時期的譯音和借詞也是考察中古音的很好的材料，我們在下面“古音構擬”一節里還會談到。

(三) 中古音的声母

韵書是按韵編排的，所以只标明韵目，沒有明确地指出有多少个声母。至于三十六个字母，虽然是汉语声母最早的标目，但它只能代表唐末宋初期間的語音情况，不能代表《切韵》时代的声母系統。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古音的声母必須采取另外一种方法。

从前的音韵学家們研究中古声母的主要根据是《广韵》里的“反切”。在第二章第七節里我們曾經指出，反切上字是表明声母的，所以它和被切字的声母必須相同。那么，我們如果把《广韵》里所有的反切拿來分析一番，看有多少类双声字，就可以知道《切韵》时代有多少类声紐了。

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在他的《切韵考》这部書里，曾經根据《广韵》的反切考求过《切韵》的声紐系統。他用的方法叫做“系联法”。他認為凡是反切上字同用、互用或遞用的，必定属于同一声类。什么叫“同用”、“互用”或“遞用”呢？我們各举一例來說明：

1. 同用例：“冬都宗切”，“当都郎切”。“冬”“当”二字都用“都”字做反切上字，所以“冬”和“当”的声紐是同类的。

2. 互用例：“当都郎切”，“都当孤切”。“当”用“都”字做反切上字，“都”又用“当”字做反切上字，所以“都”“当”二字的声紐应该是同类的。

3. 遞用例：“冬都宗切”，“都当孤切”。“冬”字用“都”字做反切上字，“都”字又用“当”字做反切上字，所以“冬”“都”

“当”三字的声紐应该是同类的。

另外一些不能直接联系的，他又应用“又音”和“互見”的反切來考定^①。最初陈澧考定《广韵》的声紐有四十类，比三十六字母多出四个。这就是把照穿牀審和喻母各分为兩类，又明微二母合为一类。陈澧的研究方法是很科学的，可惜他不能完全遵守他自己所定的原則。所以他考証出來的四十声类还是有些問題。后来一些学者比方白滌洲、黄粹伯也仿照陈澧的系联法曾經考定《广韵》的声紐为四十七类，即除了三十六字母外，还把照、穿、牀、審、見、溪、疑、曉、影、來、喻十一母各分为兩类。也有些学者如曾运乾、周祖謨、陆志韋認為还应该把精、清、从、心四母分为兩类，于是就有了五十一类。这五十一类的确反映了《广韵》里反切上字的分类情况，然而不能代表《切韵》时代的声母系統。因为反切上字的分类只和反切下字有关。所以有时候反切上字虽分为兩类，但声母往往相同。根据李荣先生的研究結果，中古音的声母应该是三十六个，但和傳統的三十六字母又有些不同。現分为五类寫在下面：

第一类 唇音

幫(非)[p]② 滂(敷)[pʰ] 並(奉)[b] 明(微)[m]

第二类 舌音

端[t] 透[tʰ] 定[d] 泥(娘)[n] 來[l]

① 例如“多、得何切”，“得、多則切”；“都、当孤切”，“当、都耶切”。“多”和“得”、“都”和“当”只是兩兩互用，找不到这四个字之間的联系來。但是在东韵里“凍”字下注“德紅切又都貢切”(这是“又音”)；同时在送韵里，也出現一个“冻”字注“多貢切”(这是“互見”)。由此可见“多”和“都”是同类，而“多”“得”“都”“当”也因此系联起來，証明为同类。

② 关于三十六声母的讀音参考了陆志韋、李荣兩位先生的意見。

知[tʃ] 徹[tʃʰ] 澄[tʃ]

第三类 齒音

精[ts] 清[tsʰ] 從[dz] 心[s] 邪[z]

照_甲[tʃ] 穿_甲[tʃʰ] 牀_甲[dʒ] 審_甲[ʃ] 禪_甲[ʒ]

照_乙[tʃ̥] 穿_乙[tʃ̥ʰ] 牀_乙[dʒ̥] 審_乙[ʃ̥] 禪_乙[ʒ̥]

日[ɲz]

第四类 牙音

見[k] 溪[kʰ] 群[g] 疑[ŋ]

第五类 喉音

影[ŋ] 曉[x] 匣(喻_甲)[ɣ] 喻_乙[j]

(四) 古音的構拟

古音的研究有兩方面：一是語音系統的考証，一是实际讀音的構拟。前面兩章所談的都是古音系統的分类問題，在本節里我們打算談談古音構拟的問題。

什麼叫做古音的構拟呢？古人已經死去了，他們留下來的丰富的文献也都是用方塊汉字寫的。我們根据这些文献可以考証出古代各个时期的語音系統——声韵調分类的情况來，可是古代的实际讀音如何呢？比方“中”字在先秦怎么唸呢？中古的时候又怎么唸呢？和現代有什么不同呢？一般文献（包括韵書）是不可能告訴我們的。構拟就是設法重新建立起古人的实际讀音，目的在幫助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古代的語音系統，从而明确語音的發展規律。比方我們說上古支脂之三字（屬於三个不同的韵部）是有分別的，可是按照現代普通話的讀音这

三个字音完全相同，我們要想从字面上去認識古音的分別已經不可能了。但是，如果把上古的音值構拟起來，知道上古的“支”的韻母是[e]，“脂”的韻母是[ei]，“之”的韻母是[ə]，那么一看就很清楚了。其他像“陰陽对轉”的道理，206韻的复雜的分类情况，也只有从古音的構拟上才能够了解得更明白。

前人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語音系統的考証方面，古音構拟的工作是現代学者才开始的。他們根据一些什么材料，运用一种怎样的方法去進行古音構拟的工作呢？下面我們就这两个問題簡單地說明一下。

古音構拟的根据主要是兩方面的材料。第一是現代各地的方音。大家知道，方言是歷史上形成的，并且各个方言在發展中是不平衡的。有的方言發展快，变化大；有的方言發展比較迟緩，变化少，能多保存一些古音的特点。比方广州話里的入声韻尾[-p]、[-t]、[-k]和鼻音韻尾[-m]就比較接近古音。我們如果能够掌握比較全面的方言材料，拿來加以比較研究，找出它們的对应規律，再根据語音变化的原則，就可以大致地構拟出一套古代的音值來。

第二是外國語中的汉字譯音和漢語里的外語借詞。这方面的材料也是很有价值的。在外國語里的汉字譯音中，我們應該特別重視日本、朝鮮和越南三个國家的語言文字。大家知道，在歷史上，这三个國家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曾深受中國的影响。在語文方面，他們曾經用汉字做为本民族的文字，或者利用汉字創造自己的文字，并且大量的吸收漢語的

語詞，許多都是連當時的讀音也借了過去^①。結果，漢語後來雖然發展變化了，可是漢語古代讀音的許多特點卻在這些國家的語言文字中保存了下來。比方日本語中的“吳音”就保存了漢語六朝時代的讀音，“漢音”是唐代時候的讀音。不過我們在運用這些材料的時候還要注意各民族語言的語音特點，因為外語借詞讀音是要受到本民族語言的特點的限制的。所以必須拿它們來和漢語方音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這樣構擬起來的古音才比較可靠些。關於漢語中的外語借詞也很早就有了的。例如“印度”這個詞是唐代的譯名，唐以前譯作“天竺”或“身毒”，原文是 Indu 或 Hindu。從 du 這個音節的譯音來看，證明了“竺”字的聲母和“毒”字的聲母在當時是相同的（現代普通話“竺”的聲母是 zh[tʂ]，“毒”的聲母是 d[t]），也就是說，唐以前舌上音知徹澄還沒有從舌頭音端、透、定里分化出來。

此外，構擬古音還必須有一套很好的標音工具。一般用的就是國際音標。

構擬古音的方法就是所謂歷史比較法。這種方法是歐洲語言學家在構擬印度歐羅巴語系的共同“母語”的時候建立起來的。首先系統地運用這種方法來構擬古代漢語語音的是瑞典學者高本漢(B. Karlgren)。他的影響很大。後來蘇聯學者龍果夫(A. A. Драгунов)和我國學者錢玄同、羅常培、王力、陸志偉、李榮等對高本漢所構擬的中古音系或上古音系做了

① 當然這些借詞的讀音是根據他們本民族語言的語音系統吸收過去的，所以不完全符合漢語原來的讀音。

某些修改，但整个体系和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他們的“中古音系”是在很不完备的現代方言材料的比較的基礎上構拟起來的，他們的“上古音系”又是从他們所構拟的“中古音系”的基礎上运用所謂語言發展原則推測出來的。这个体系对于我們了解和研究古代漢語語音系統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們不能完全相信它。这首先是因为古音的構拟只是一种假定。古人已經死去了，記錄古代文献的汉字又不是拼音文字，当时每个字的具体讀音如何，現代是很难确定的。其次是歷史比較法本身存在着嚴重的缺点，加以过去有一部分学者机械地运用它，不顧漢語客觀实际，只求自圓其說（其实連这一点也沒做到）。所以我們在参考他們的著作时，必須採取批判的态度。

五 等韵学

等韵学是我國古代分析汉语發音的原理和方法的一門學問。它好像現代的語音學。例如等韵学建立“五音”和“清濁”的原理來分析声母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并且創造一套字母來表示汉语的声母系統；它又建立“等呼”的理論來分析韵母的結構。这些跟普通語音学分析輔音和元音的方法，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等韵学是我國汉民族所特有的語音学。

等韵学的產生主要是由于分析字音、研究反切所引起的。在等韵学成立之前，人們对于反切的拼音方法一般只是从双声、叠韵的角度去分析。而等韵学出現以后，就能够根据字母和韵目來剖析反切的原理，并且繪制各种圖表來表明汉字字音的構造。这当然進步得多了。所以等韵学就成为汉语音韵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等韵学开始于唐朝末年^①。当时因为大量地翻譯佛經，人們懂得了梵文字母拼音的原理；于是有些学者就运用这种原理來分析汉字的字音，解釋反切的注音方法。著名的和尚守溫創立三十个字母就是在这个时候。宋代以后更發展了這門學問，出了許多等韵学家，編寫了一系列的等韵圖表，并且形成

^① 在这以前，已經出現了各种“反切圖”，如《玉篇》所附的“神珠之四声五音九弄圖”。这可以認為是等韵的萌芽，但还没有成为系統的學問。

了各种派别。

在本章里，我們打算向讀者介紹一些等韵学的基本知識。有些問題如“五音”“清濁”和“字母”，我們已經在第二章里談過了。这里只着重地說明一下“韵攝”和“等呼”兩個問題，并举例介紹兩本重要的韵圖。因为“等呼”比較難懂，我們放到最后去談。

(一) 韵攝

等韵学家为了解釋《广韵》，他們把 206 韵归併为若干大类，每一大类又按照一定的音理制成一个或几个圖表，并用一个字來作代表。这就叫做“韵攝”。但是，在最初(宋代)的等韵書里还只有若干个圖表，沒有定出韵攝的名称來。例如鄭樵的《七音略》和无名氏的《韵鏡》这两部等韵書都分为四十三圖，称为四十三轉^①。又如楊中修(?)的《切韵指掌圖》分为二十个圖，也还没有标明韵攝。开始标出韵攝的名称來的是《四声等子》(大約是南宋的作品。它的作者，我們也不知道)。元代刘鑑的《經史正音切韵指南》也有了韵攝的标目。它們都分为十六攝，名称也大致相同。这就是：通、江、止、遇、蟹、臻、山、効、果、假、宕、曾、梗、流、深、咸。一般所謂韵攝就是指这十六攝而言的。每一攝所包括的韵数是不一样的。有的一攝只有一韵；有的一攝包括八、九个韵。《广韵》206 韵的归併情况如下：

1. 通攝——东冬鍾^②

^① “轉”就是声母和韵母輾轉相拼而成各个字音的意思。

^② 举平以赅上去入，但“祭泰夬廢”四韵只有去声。

2. 江攝——江
3. 止攝——支脂之微
4. 遇攝——魚虞模
5. 蟹攝——齊佳皆灰哈祭泰夬廢
6. 臻攝——真諄臻文欣魂痕
7. 山攝——元寒桓刪山先仙
8. 効攝——蕭宵肴豪
9. 果攝——歌戈
10. 假攝——麻
11. 宕攝——陽唐
12. 梗攝——庚耕清青
13. 曾攝——蒸登
14. 流攝——尤侯幽
15. 深攝——侵
16. 咸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由此可見，所謂“攝”就是總攝許多韻的意思。然而哪些韻歸併在哪一攝里，卻不是隨意亂來的，有它一定的歸併原則。這就是必須韻尾相同、韻腹（主要元音）相近的韻部才可以歸併在一個攝里^①。例如通攝的東冬鍾三韻，韻尾都是收舌根鼻音[-ŋ]的；又東韻的主要元音是[u]，冬鍾二韻的主要元音是[o]。[u]和[o]都是較高的後部元音。這樣歸併的結果，《廣韻》206韻的複雜系統就簡單多了。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韻攝的作用就是解釋語音系統，分析韻與韻之間的关系的。此外，

^① 這是根據羅常培先生的解釋。

拿这十六攝來說，它还反映了汉語音韵發展变化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們在下一節里还要談到。

(二) 韵圖举例

等韵学家編制的韵圖大致可以分为兩种类型：一类以《韵鏡》、《七音略》为代表，它們是純粹以《切韵》为对象，分析它的語音系統的；另一类以《切韵指掌圖》和《經史正音切韵指南》为代表^①，它們虽然仍用《切韵》或《广韵》的标目，但在語音系統方面，已參照当时的讀音加以合併了。例如支脂之微(止攝)四个韵在《韵鏡》里分为七个圖，完全依照《切韵》系統，分別开合，独立起來。但是在《切韵指掌圖》里卻合併为兩個圖。因为支、脂、之三韵在当时的实际讀音中已經沒有分別了。所以《切韵指掌圖》的作者把这种語音变化的实际情况反映了出來。又如在《韵鏡》里，入声韵只承陽声韵。这也是符合《切韵》系統的。但在《切韵指掌圖》里，入声韵分承陰声韵和陽声韵。例如“哭”字既是陽声“空”字的入声，又是陰声“枯”字的入声。这一点也可能暗示了入声收尾在当时已經不很明顯了^②。此外，這兩类韵圖在“字母”“等呼”方面也有些不同的地方，我們不打算在这里多談了。下面我們以通攝为例，把《韵鏡》和《切韵指掌圖》的韵圖抄錄下來(原是直排的，現在改为橫排)，然后略加說明，以供讀者參考。

《韵鏡》的通攝分兩個圖：

① 《四声等子》也屬於这一类。

② 也可能是因为別的原因。

內轉第一开

唇音	清	○○風○	奉○○○	○○諷○	卜○福○
	次清	○○豐○	○○○○	○○贈○	扑○虻○
	濁	蓬○馮○	奉○○○	撻○鳳○	暴○伏○
	清濁	蒙○蒼○	蠛○○	夢○幪○	木○目○
舌音	清	東○中○	董○○○	冻○中○	穀○竹○
	次清	通○忡○	桶○○○	痛○○○	秃○蓄○
	濁	同○蟲○	動○○○	洞○仲○	独○逐○
	清濁	○○○○	獐○○○	鱣○○○	○○腩○
牙音	清	公○弓○	○○○○	貢○○○	穀○菊○
	次清	空○穹○	孔○○○	控○烤○	哭○麴○
	濁	○○窮○	○○○○	○○○○	○○騶○
	清濁	峴○豺○	○○○○	○○○○	○○砭○
齒音	清	蔓○終○	總○○○	稷○衆○	鏃緘粥盛
	次清	忽○充○	○○○○	認○銃趨	疾玃俶鼃
	濁	叢崇○○	○○○○	駁剿○○	族○○歃
	清濁	摠○○嵩	敵○○○	送○○○	速縮叔肅
喉音	清	翁○○○	翁○○○	甕○○○	屋○郁○
	次清	烘○○○	噴○○○	烘○越○	熯○畜○
	濁	洪○雄○	懶○○○	閔○○○	穀○○○
	清濁	○○彤融	○○○○	○○○○	○○囿育
舌齒音	清濁	籠○隆○	瞞○○○	弄○○○	祿○六○
	清濁	○○戎○	○○○○	○○○○	○○肉○
		東	董	送	屋

內轉第二开合

唇音	清	○○封○	○○罇○	○○葑○	撮○鞞○
	次清	○○峯○	○○捧○	○○○○	葦○○○
	濁	○○逢○	○○奉○	○○俸○	僕○幞○
	清濁	○○○○	○○○○	霧○○○	瑁○○媚○
舌音	清	冬○○○	○○冢○	湏○○○	篤○冢○
	次清	疼○傭○	○○寵○	統○踵○	○○棘○
	濁	彤○重○	○○重○	○○重○	毒○躅○
	清濁	農○醜○	○○○○	○○拔○	褥○○○
牙音	清	攻○恭○	○○拱○	○○供○	牯○輦○
	次清	○○盞○	○○恐○	○○恐○	酷○曲○
	濁	○○蛭○	○○萃○	○○共○	○○局○
	清濁	○○頤○	○○○○	○○○○	權○玉○
齒音	清	宗○鍾縱	○○腫縱	綜○種縱	儼○燭足
	次清	聰○衝樅	○○雖愜	○○○○	○倏觸促
	濁	竇○○○	○○○○	○○○○	○崑贖○
	清濁	鬆○春淞	○○○悚	宋○○○	汎○束粟
喉音	清	○○邕○	○○擁○	○○○○	沃○郁○
	清	○○匈○	○○○○	○○○○	燭○旭○
	濁	碯○○○	○○○○	碯○○○	鵠○○○
	清濁	○○容庸	○○○甬	○○○○	用○○欲○
舌齒音	清濁	蹇○龍○	○○隴○	○○隴○	灑○錄○
	清濁	○○茸○	○○亢○	○○鞞○	○○辱○
		冬 鍾	腫	宋 用	沃 燭

《切韻指掌圖》的通攝在第二圖，沒有開口，只是個合口獨韻圖。

二	平 聲	上 聲	去 聲	入 聲
見 溪 羣 疑	公○弓○ 空○穹○ ○○窮○ 峴○頤○	○○拱○ 孔○恐○ ○○榮○ ○○○○	貢○供○ 控○煇○ ○○共○ ○○○○	穀○菊○ 哭○黼○ ○○駒○ 懼○玉○
端 透 定 泥	東○○○ 通○○○ 同○○○ 農○○○	董○○○ 桶○○○ 動○○○ 獐○○○	冻○○○ 痛○○○ 洞○○○ 驢○○○	穀○○○ 禿○○○ 獨○○○ ○○○○
知 徹 澄 娘	○○中○ ○○仲○ ○○蟲○ ○○濃○	○○冢○ ○○寵○ ○○重○ ○○○○	○○中○ ○○踵○ ○○仲○ ○○拔○	○○竹○ ○○畜○ ○○逐○ ○○腩○
幫 滂 並 明	○○○○ ○○○○ 蓬○○○ 蒙○蒼○	琫○○○ ○○○○ 萃○○○ 蠓○鳩○	○○○○ ○○○○ ○○○○ 幪○夢○	卜○鞢○ 扑○○○ 瀑○僕○ 木○目○
非 敷 奉 微	○○風○ ○○豐○ ○○馮○ ○○○○	○○罌○ ○○捧○ ○○奉○ ○○○○	○○諷○ ○○贈○ ○○鳳○ ○○○○	○○福○ ○○嫂○ ○○伏○ ○○○○

精 清 從 心 斜	夔○○蹤 葱○○樅 叢○○從 菴○○嵩 ○○○松	總○○縱 ○○○輓 ○○○○ 敵○○悚 ○○○○	粽○○縱 認○○從 黠○○從 送○○○ ○○○誦	鏃○○足 瘧○○蠢 族○○馭 速○○肅 ○○○續
照 穿 牀 審 禪	○○終○ ○○充○ ○崇重○ ○○春○ ○○舖○	○○腫○ ○○雖○ ○○○○ ○○○○ ○○○腫○	○○衆○ ○○銃○ ○剗重○ ○○○○ ○○○○	○緘粥○ ○玕俶○ ○○○○ ○縮叔○ ○○熟○
影 曉 匣 喻	翁○邕○ 烘○胃○ 洪○雄○ ○○○融	翦○擁○ 噴○淘○ 湏○○○ ○○○勇	瓮○雍○ 烘○越○ 閔○○○ ○○趨用	屋○郁○ 馨○蓄○ 穀○○○ ○○○育
來 日	籠○隆○ ○○戎○	隴○隴○ ○○冗○	弄○隴○ ○○鞞○	祿○六○ ○○○○
韻	東冬東鍾	董○腫腫	送送送送 用用用用	屋沃屋燭屋燭

几点說明：

1. 韻圖的結構是很明顯的，它是一個聲韻調的配合圖表。左邊是聲母，右邊是韻母。韻母這邊分做四個大格，表示“平上去入”四聲（《韻鏡》用韻目兼表四聲）。每一大格又分為四層，從左到右表示一二三四等^①。每等中所寫的韻字，就是

^① 什麼叫做“一、二、三、四等”？請參看下一節。

每音的代表。我們要了解某个字的讀音，只要找到它所处的地位，拼出它的声、韵、調來就行了。例如“公”字，声母是牙音不帶音的見母[k]，韵母是东韵一等[uŋ]，声調是平声，拼出來就是[kuŋ]。所以魏建功先生把韵圖叫做“練音表”，是很有道理的。

2. 圖中的圓圈代表可能有的音位，但沒有字來表示。

3. 《韵鏡》用“五音”“清濁”來表示声母，而《切韵指掌圖》采用了三十六字母。实际上是差不多的，我們只要了解“喉牙舌齒唇”各包括哪些声母以及它們所处的地位就行了。不过其中的唇音、舌音和齒音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唇音在三十六字母中分为重唇幫滂并明，輕唇非敷奉微，但依照《切韵》系統，輕唇還沒有由重唇分化出來，所以《韵鏡》沒有必要把它們分別開來。至于舌音，它本來包括舌头音端透定泥和舌上音知徹澄娘，齒音包括齒頭音精清从心邪和正齒音照穿牀審禪。要明瞭它們在圖表中所处的地位，那就涉及到“等”的問題了。这里暫且不談。此外，《韵鏡》所謂“清”和“濁”就是指的“全清”和“全濁”，所謂“清濁”就是指的“次濁”。

4. 《韵鏡》在各圖前面分注“內轉”或“外轉”。根据《四声等子》卷首所附“辨內外轉例”，我們知道，凡具备独立的二等韵的韵攝，叫做外轉；凡沒有二等韵的韵攝叫做內轉。通攝是沒有二等韵的，所以注明內轉。

5. 《韵鏡》把东和冬鍾分为兩圖，而《切韵指掌圖》即合併为一个圖。道理我們在前面講過了。

(三) 等 呼

前面我們已經幾次提到“等呼”，讀者一定很着急了，到底什麼叫做“等”，什麼叫做“呼”呢？為什麼要分“等”“呼”呢？

我們讀《廣韻》的時候，一接觸到 206 個韻目，就會產生許多的疑問來。比方東冬鍾有什麼分別呢？又比方先和仙，蕭和宵，耕和庚，清和青，戈和歌，嚴和鹽等等又有什麼不同呢？在現代普通話和許多方言里，這些字都是同音了。那麼在《廣韻》系統里，它們立為不同的韻目，區別在什麼地方呢？還有，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一下，又會發現《廣韻》里許多韻部下面所用的反切下字往往分為好幾類。例如東韻平聲分為紅、東、公和弓、戎、中、融、宮、終兩類；庚韻平聲分為庚盲行，京卿驚，橫盲和兵明榮四類^①。這又是怎樣分別的呢？韻書里這一系列的語音問題，等韻學家們就是用“等”和“呼”來解釋的。並且他們製成各種韻圖以顯示“等”“呼”的差別。他們這樣做是有科學的音理根據的。不過他們用了非拼音的漢字來表示，不大容易看得出來。特別是後來一些解釋韻圖的人，往往亂立門法，瞎猜胡說，弄得很神秘，使初學的人越搞越糊塗，甚至害怕起來，這種風氣一直影響到現在。

其實“等”和“呼”這兩個概念不是很難懂的。特別是“呼”，我們今天的語言里就有這種事實。比方“干”和“關”這兩個字音，用國際音標記下來，“干”唸[kan]，“關”唸[kuan]。兩個字音的聲母和韻腹、韻尾都相同；不同的地方只是前者沒有韻

^① 這樣分析的結果《廣韻》206 韻就有 320 多個韻類。

头,后者多了一个韵头[u]。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呼”。原来“呼”是按照韵头来分析的。现代普通话里一共有三种韵头,除了[u]以外,还有[i]和[y]。例如“宣”[ɕyɛn]字是以[y]作韵头的,“天”[t'ien]字是以[i]作韵头的。如果把没有韵头的字音也算一类,那么一共有四类,也就是“四呼”。在音韵学上这“四呼”有一定的名称:

凡是沒有韵头而全韵又不是[i][y][u]的叫做“开口呼”,例如“班”[pan]、“歌”[kə];

凡是韵头或全韵为[i]的叫做“齐齿呼”,例如“天”[t'ien]、“奇”[tɕ'i];

凡是韵头或全韵为[u]的叫做“合口呼”,例如“关”[kuan]、“都”[tu];

凡是韵头或全韵为[y]的叫做“撮口呼”,例如“宣”[ɕyɛn]、“居”[tɕ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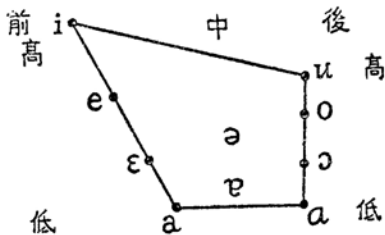
这四呼简称为“开齐合撮”。现代各地方言除了一部分地区,例如昆明、客家、汕头只有开、齐、合三呼(一般把撮口呼唸成齐齿呼)以外,大都四呼俱全。汉语四呼的现象大约在元代以后就形成了。但是在《广韵》系统里,情况有些不同;那时是两呼八等。两呼就是开口呼和合口呼,开合两呼又各分一、二、三、四等,到后来才发展为四呼。一般说来,后代的齐齿呼原来属于开口呼,后代的撮口呼原来属于合口呼。例如尤韵现代多念齐齿呼,《广韵》属开口呼(三等);虞韵现代多念撮口呼,《广韵》属合口呼(三等)。所以宋元等韵学家们所制的韵图也就只分别开、合两呼。不过各家分析开合的情况也有不一致的

地方。例如江攝有的列为开口，有的列为合口。但是大多数的韵攝是沒有問題的。例如効流深三攝都属于开口呼，通、遇二攝属于合口呼，而止、蟹、臻、山、果、假、宕、梗、曾、咸等攝都具备开兩合呼。

以上解釋了“呼”的問題，下面我們再談“等”。“等”也是对韵母結構的一种分析。比方効攝蕭、宵、肴、豪四韵，在韵圖里，等韵学家把它們排列为四層。第一層是豪韵，叫做一等；第二層是肴韵，叫做二等；第三層是宵韵，叫做三等；第四層是蕭韵，叫做四等。有的韵攝所包括的韵部只具备一、三等，例如遇攝（模韵排在第一層，魚虞排在第三層）。有时候同一个韵在韵圖里既可以排在第一層，又可以排在第三層。因为这类韵里的字包括一等和三等，例如戈韵。等韵学家根据什么給韵母分等呢？主要是韵書里的反切，因为每个韵攝中的韵与韵之間的关系以及同一韵部下面又分为若干类。在韵書里都是用反切下字來表示的。其中有些反切下字的分別是表示开合关系的，有些就反映了“等”的不同。这些关系和分別等韵学家們就用韵圖顯示了出來，开合的关系就在每个韵圖前面逐一指出。“等”的分別就排列为四層。不过等与等之間到底有什么关系，等韵学家在韵圖里並沒有加以說明，清代有位音韵学家江永曾經解釋說：“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①原來四等的區別是由于声音的洪細。拿現代語音学的原理來分析，凡是舌位較低較后的元音听起來响亮一些的就是洪音；凡是

① 江永这句话原是指字母而言，这是錯了的。“等”的分別主要是就韵母來說的。

舌位較高較前的元音聽起來低沉一些的就是細音。這當然是相對的。所以洪音又可以分為洪大、次大，細音又可以分細和更細。例如効攝豪、肴、宵、蕭四韻在韻圖里分別排列在一、二、三、四等。根據現代學者的擬音，這四個韻在《廣韻》系統里應該是[au](豪)，[au](肴)，[isu](宵)，[ieu](蕭)。首先我們看蕭、宵二韻都有個舌位很高很前的韻頭[i]，而肴豪二韻沒有。所以蕭宵的音要“細”，肴豪的音要“洪”。其次從韻腹來看，[a]的舌位要比[a]稍後稍低，所以豪韻



(元音舌位圖)

又要比肴韻洪大一些；而[e]的舌位又比[ɛ]的稍前稍高，所以又要更細一些。其他各攝韻部分等也是根據這個道理。但有些韻只單純地看有沒有韻頭[i]來分等。例如冬韻[uoŋ]和鍾韻[iuoŋ]，登韻[əŋ]和蒸韻[iəŋ]。鍾、蒸有韻頭[i]屬三等，冬、登沒有韻頭[i]屬一等。還有些在同一个韻部內又因為“等”的關係分為兩類的，也是由於有沒有韻頭[i]。例如東韻分為一等[uŋ]和三等[iuŋ]。

分等主要是指韻母來說的。《廣韻》206韻的61個韻部的分等情況大致是這樣的①：

一等韻：東(韻圖排在一等的部分)、冬、模、泰、灰、哈、

① 根據《韻鏡》和《七音略》。

痕、魂、寒、桓、豪、歌、戈(一等部分)、唐、登、侯、覃、談；

二等韻：江、皆、佳、夬、刪、山、肴、麻(二等部分)、庚(二等部分)、耕、咸、銜；

三等韻：東(三等部分)、鍾、支(三等部分)、脂(三等部分)、之、微、魚、虞、祭、廢(三等部分)、真(三等部分)、諄(三等部分)、臻(三等部分)、文、欣、元、仙(三等部分)、宵(三等部分)、戈(三等部分)、麻(三等部分)、陽、庚(三等部分)、清、蒸、尤、幽、侵(三等部分)、鹽(三等部分)、嚴、凡；

四等韻：齊、先、蕭、青、添和支、脂、廢、真、諄、臻、仙、宵、侵、鹽等十韻的四等部分。

同一韻分為兩等如東韻分一、三等，庚韻分二、三等，這是韻圖的作者根據反切下字的分類和聲音的洪細訂出來的。不過有許多韻本來只具備一等或兩等，可是在韻圖里一、二、三、四等的位置上都有字。這種情況往往不是由於韻母的不同，而是因為聲母有別。比方東韻，反切下字只有兩類，屬一、三等，可是在齒音和喉音聲母下二、四等里也有字。這些字的反切下字都是與三等同類的，它們被放在二、四等的位置上，完全是因為聲母不同的關係。

我們知道，“等”是指韻母的洪細；聲母的發音本沒有什麼洪細的分別，可是在等韻學里也談聲母的“等”。這主要是由於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從聲韻配合的關係上來看，有些聲母可以跟一、二、三、四等韻相結合，所以韻圖的作者就認為它們也具備所謂一、二、三、四等，比方“幫、滂、並、明、見、溪、疑、曉、影、來”等聲母。有些聲母只跟三等韻相拼，所以它們被認

为只具备三等,比方“非、敷、奉、微”和日母。同理,匣母具备一、二、四等,群母只具备三、四等。第二,是因为韵图的制作不够科学。在上文第四章里,我们指出《广韵》系统所反映出来的中古音的声母有三十六个,但是分析《广韵》音系的《韵镜》《七音略》的作者只把它们列为二十三行。舌音两类和齿音三类都不分行,而用“等”来区别它们,强行规定舌头音端、透、定、泥和齿头音精、清、从、心、邪为一、四等,舌上音知、徹、澄和正齿音照、穿、牀、審、禪为二、三等。在三十六声母中正齿音照、穿、牀、審、禪本又分为甲、乙两组,韵图的作者还规定甲组为二等,乙组为三等。喻母甲、乙两类在韵图里的位置分别被规定为三、四等也是如此。^①因而把“等”的概念搞得很复杂了。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可以只先掌握韵母分等的道理,明了古代等韵学家如何分析汉语语音系统。将来我们具体运用到各种韵图资料时,再对等韵图上分等的复杂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等”“呼”本是两回事情,后来由于语音的演变,原来的两呼八等(即开合各分四等)就合流为后来的四呼了。大概的情况是:开口一二等变开口呼,开口三四等变齐齿呼,合口一二等变合口呼,合口三四等变撮口呼。这样,韵母系统就简化得多了。所以分析现代汉语的时候,就只谈四呼,用不着“等”的概念了。

① 《切韵指掌图》采用36字母,与《广韵》36声母不完全相合,而且在处理齿音的时候,虽然分行,但在分等方面,仍然跟《韵镜》一样,硬性规定它们的位置。

六 普通話語音系統的來源

漢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遠古；漢族人民有多少年的歷史，漢語也有多少年的歷史。不過遠古的漢語情況，我們現在還沒有法子知道。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最早的語言材料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的甲骨文。從那個時候到現代，漢語發展的歷史大概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公元二世紀以前（包括先秦兩漢）為第一期，稱為上古時期；公元三世紀到十世紀（魏晉到唐代）為第二期，稱為中古時期；公元十一世紀到十九世紀（宋代到清末）為第三期，就是指近代漢語；二十世紀（五四運動到現在）為第四期，也就是現代漢語。每個時期的語音系統的特點是不相同的。

關於上古和中古兩個時期的語音系統，我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已經大概地介紹過了。從這兩個語音系統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上古到中古的語音發展是很顯著的。例如在聲母方面由二十八個發展為三十六個。知、徹、澄三母從端、透、定里分化出來了；照、穿、牀、審、禪由一組變為甲、乙兩組，其中甲組是由精、清、從、心、邪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些聲母的讀音也起了變化。在韻母方面，首先是一部分入聲韻失去了韻尾，轉為陰聲韻，一部分收[-m]的韻母變為收[-ŋ]的韻母（由上古侵部的一部分演變為中古東韻的一部分）；其次有

好些韵母的韵头和韵腹也改变了情况。声调方面主要是许多字的归类起了变化，上古一些平声字和入声字到中古变为去声。这些都是从上古到中古汉语音韵的重要发展现象。

汉语发展到近代时期又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北方地区是汉族的策源地，在历史上一向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金元以后历代的都城又一直定在北京，因此，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的势力逐渐扩大，它在形成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的过程中，发展得特别快。尤其在语音方面，同南方方言的分歧越来越大。文学语言的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唐宋时代的韵书到了这个时候，脱离实际口语的情况也就显得特别严重。它们对于时人韵文的创作已经完全失去了指导作用。于是新的反映实际语音的韵书不断地产生。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公元1324年）就是第一部描写近代北方话语音系统的著作。《中原音韵》在当时虽然只是一部指导北方曲韵的普通韵书，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它是汉语音韵史上一份很有价值的史料，是研究现代普通话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关于《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的特点以及它和中古音、现代普通话的关系，我们在下面分开声、韵、调三方面来简单地叙述一下。

（一）普通话声母的来源

我们在前面已经概括地谈了一谈汉语声母系统由上古到中古的发展情况。近代时期汉语声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原音韵》里没有应用反切，收字也没有按照声母来排列，但是

它把同音的字放在一起，各組同音字群之間用圓圈隔開。全書共有 1,622 組同音字群（相當於 1,622 個音節），共收入 5,876 個字。有些學者如羅常培先生、陸志韋先生都曾經將這些同音字群進行歸納分析，考証《中原音韻》的聲母系統。但是他們所得的結論不完全一樣。我們認為《中原音韻》的聲母最合理的推斷共有二十四個。如果用三十六個字母表示出來，這二十四個聲母的合併情況是這樣的：

《中原音韻》的聲母		現代普通話的聲母
1. 幫並(仄)	[p]	b[p]
2. 滂並(平)	[p']	p[p']
3. 明	[m]	m[m]
4. 非敷奉	[f]	f[f]
5. 微	[v]	○
6. 端定(仄)	[t]	d[t]
7. 透定(平)	[t']	t[t']
8. 泥娘疑(一部分)	[n]	n[n]
9. 來	[l]	l[l]
10. 精从(仄)	[ts]	z[ts], j[tʂ]
11. 清从(平)	[ts']	c[ts'], q[tʂ']
12. 心邪	[s]	s[s], x[ʂ]
13. 知照(一部分)澄(仄一部分)牀(仄一部分)	[tʃ]	zh[tʂ]
14. 徹穿(一部分)澄(平一部分)牀(平一部分)	[tʃ']	ch[tʂ']

15. 審(一部分)禪(一部分)	[ʃ]	sh[ʃ]
16. 日(一部分)	[ʒ]	r[ʒ]
17. 照(一部分)牀(仄一部分)	[tʃ]	zh[tʃ]
18. 穿(一部分)牀(平一部分)	[tʃʼ]	ch[tʃʼ]
19. 審(一部分)禪(一部分)	[ʃ]	sh[ʃ]
20. 日(一部分)	[ʒ]	○
21. 見群(仄)	[k]	g[k], j[tʃ]
22. 溪群(平)	[kʼ]	k[kʼ], q[tʃʼ]
23. 曉匣	[x]	h[x], x[ʃ]
24. 影喻疑(一部分)	○	○

从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古声母系統發展到“中原音韻”时代已經起了很大的变化。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現象就是全濁声母消失了。它們演变的規律一般是：原來全濁的塞音（並、定、群）和塞擦音（澄、从、牀）声母，平声字变为發音部位相同的送气清音，仄声字变为發音部位相同的不送气清音。例如：

中古並母[b] $\left\{ \begin{array}{l} \text{平声字(蒲裴旁……)} \quad \sim \text{《中原音韻》} [pʼ] \\ \text{仄声字(薄傍步部白……)} \quad \sim \text{《中原音韻》} [p] \end{array} \right.$

至于原來的全濁擦音声母（邪、禪、匣）一般变为相应的清音，沒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分別。例如：

中古邪母[z]（随寺誦俗……） \sim 《中原音韻》[s]

在《中原音韻》里全濁声母只剩下 [v]、[ʒ]、[z] 三母了，而且它們都是由中古次濁声母微 [m] 或日 [nz] 演变分化而來的。

由于絕大部分全濁声母的消失，声母的数目也就大为減少了（由三十六減到二十四）。这样一來，《中原音韻》的声母系統就很接近現代普通話了。所不同的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中原音韻》时代微母[v]还能独立，而在現代普通話里已同影、喻、疑三母合流，变为零声母了。但現代吳語和一部分湘語还保存[v]这个声母。第二，現代普通話的[tʂ] [tʂʻ] [ʂ]三个声母在《中原音韻》里还分为[tʃ] [tʃʻ] [ʃ]和[tʂ] [tʂʻ] [ʂ]兩套。也就是說，《中原音韻》时代，还只有一部分照系字变为捲舌音，知系字和另一部照系字还处在过渡的階段。第三，日母在《中原音韻》里分化为[ʒ] [ʒ]兩类，到了現代普通話里，[ʒ]演变为捲舌的[ʒ]，如“日然”；而[ʒ]卻变为零声母，轉化为[er]韵了，例如“二、兒、耳”。第四，《中原音韻》的見溪曉三个声母还是唸[k]、[kʻ]、[x]，而現代普通話已經分化为[k]、[kʻ]、[x]和[tʂ]、[tʂʻ]、[ʂ]兩类了。分化的条件是：在开口呼和合口呼的韵母前面仍旧保存原來的[k]、[kʻ]、[x]，例如“干”、“关”、“看”、“寬”、“寒”、“喚”；在齐齒呼和撮口呼的韵母前面就变为[tʂ]、[tʂʻ]、[ʂ]，例如，“金”、“君”、“桥”、“缺”、“希”、“虛”。第五，《中原音韻》的精、清、心三个声母还是唸成[ts]、[tsʻ]、[s]，現代普通話也已經分化为[ts]、[tsʻ]、[s]和[tʂ]、[tʂʻ]、[ʂ]兩类了。分化的条件和見、溪、曉三个声母相同，例如“曾”、“村”、“森”和“精”、“清”、“心”。因此，見系的齐撮字和精系的齐撮字就合流了。例如“見”和“箭”、“界”和“借”，“輕”和“清”，“奇”和“齐”，“欣”和“心”，“希”和“西”等等在現代普通話里都沒有分別了。這兩种变化完成的时代現在還沒有

确切地考証出來。就目前我們掌握的資料來看，这种变化不会晚于十八世紀。清代无名氏著《圓音正考》（序言作于1743年），其目的在于辨別尖团音。他在序言里說：“試取三十六字母審之，隸見溪群曉匣五母者屬团，隸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屬尖，判若涇渭，与开口、閉口，輕脣、重脣之分，有釐然其不容紊者。爰輯斯編，凡四十八音，为字一千六百有奇。每音各标國書（指‘滿文’）一字于首，团音居前，尖音居后……”这部書既是指示人們辨別尖团音的，那就表明当时口語里尖团音已經不分了，也就是說見、精二系已經分化出[tɕ][tɕʰ][ɕ]來了。如果本有分別，就沒有必要这样強調尖团音的分別。其次，《圓音正考》的作者既然只承認由見系分化出來的[tɕ][tɕʰ][ɕ]（团音），而不承認由精系分化出來的[tɕ][tɕʰ][ɕ]（認為它們还应唸尖音[tɕi][tɕʰi][ɕi]）。这可能是由于精系的分化还是开始不久的事，而見系的分化却比較早。在現代各地方言里，見系字的分化是相当普遍的，可是精系字的分化則不然，連北方地区好些方言，还保存精系齐撮字的[tɕ][tɕʰ][ɕ]的讀法。京剧里至今也还講究“尖团音”的分別。可見尖音字的舌面化是为时不久的事情。

（二）普通話韵母的來源

《中原音韻》分为19个韵部。但是按照“每空是一音”的原則，每个韵部下面的同音字群除开声母的分別，就是韵母的不同了。因此，一个韵部又可能包括好几个韵母。如果我們把“中原音韻”19个韵部同《廣韻》61个韵部和現代普通話的韵母

比較一下,就可以得出下面这种情况:

《广韵》	《中原音韵》	現代普通話
东冬鍾	1. 东鍾[un][iun]	[un][yn]
江陽唐	2. 江陽[an][ian] [uan]	[an][ian][uan]
支脂(各一部份)	3. 支思[ɿ][ʅ]	[ɿ][ʅ][ər]
齐祭廢微之	4. 齐微[i][ei] [uei]	[i][ei][uei]
支脂灰(各一部份)		
魚虞模	5. 魚模[u][iu]	[u][y]
哈佳皆夬泰	6. 皆來[ai][iai] [uai]	[ai][is][uai]
灰(一部份)		
眞諄臻文欣	7. 眞文[ən][in] [un][iun]	[ən][in][un][yn]
痕魂		
寒刪山凡	8. 寒山[an][ian] [uan]	[an][ien][uan]
桓	9. 桓欢[ən]	[an][uan]
先仙元	10. 先天[ien][iuen]	[an][ien][yan]
蕭宵肴豪	11. 蕭豪[au][au] [iau]	[au][iau]
歌戈	12. 歌戈[o][uo]	[o][ə][uo]
麻(一部份)	13. 家麻[a][ia][ua]	[a][ia][ua]
麻(一部份)	14. 車遮[e][ie]	[ə][is]
庚耕清青	15. 庚青[əŋ][iŋ]	[əŋ][iŋ][un][yn]

蒸登	[uəŋ][iuəŋ]	
尤侯幽	16. 尤侯[əu][iəu]	[əu][iəu]
侵	17. 侵尋[əm]	[ən][in]
覃談咸銜	18. 監咸[am][iam]	[an][iən]
鹽添嚴	19. 廉纖[iem]	[iən]

从上面《广韵》韵部和《中原音韵》韵部的比較里，我們可以知道，汉语韵部系統由中古到近代的發展情况。首先一个突出的事实就是韵部大大地簡化了，許多原來韵尾相同、韵腹相近的都合并为一个韵部了。只有麻部分化为家麻和車遮兩部；支思和齐微也分立起來。其次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收[-p]、[-t]、[-k]的入声韵全部消失了。这样也就使《中原音韵》的韵部系統和現代普通話更接近了。

但是从《中原音韵》和普通話的比較中，我們还是可以看出它們不同时代的特点來。值得注意的有：

第一、《中原音韵》还保存三个收[-m]的閉口韵，但是到了現代普通話里都变成收[-n]的了：侵尋併入真文，監咸併入寒山，廉纖併入先天。

第二、《中原音韵》里的桓欢是个特別的韵部，在現代普通話里已轉入寒山韵的合口呼了。

第三、普通話里有个[ə]韵母是《中原音韵》所沒有的。它主要来自歌戈的一部分字和皆來的一部分字。車遮和齐微兩韵里也有一部分字变为現代的[ə]韵的。

第四、現代普通話的[ər]韵是从《中原音韵》支思韵里分化出來的。

第五、許多韻部里發生了四呼轉換的演變。最普通的情形是：原來在《中原音韻》里屬於某一韻的齊齒呼的字到了現代普通話里轉變為開口呼，原來屬於某一韻的撮口呼的字到了現代轉變為合口呼。下面我們舉些例子來說明：

《中原音韻》	普通話	例字
江陽 [iaŋ] →	[aŋ]	章張昌商傷
魚模 [iu] →	[u]	主處褚書汝
真文 [in] →	[ən]	真珍陳身人
[iun] →	[un]	諄脣春順閏
先天 [ien] →	[an]	展遣禪扇然
[iuən] →	[uan]	專川船轉軟
蕭豪 [iau] →	[au]	照超潮少邵
尤侯 [iəu] →	[əu]	周宙酬收柔

這些韻里的這些齊齒呼和撮口呼的字為什麼後來轉變為開口呼或合口呼了呢？原來都是受了聲母 [tɕ]、[tɕʰ]、[ɕ] 的影響。因為這些字的韻頭 [i] 或 [iu] (後來變為 [y]) 都是發音部位很前的音，和捲舌的聲母 [tɕ]、[tɕʰ]、[ɕ] 相併，就產生發音上的困難；結果只好讓韻頭遷就了聲母，齊齒變為開口，撮口變為合口。但是這種變化也是十八世紀以後的事情，因為在《康熙字典》前面所附的《字母切韻要法》里，這些字的讀音還是和《中原音韻》一樣的。就是現代好些方言里也還保存這些字的齊齒呼 and 撮口呼的讀音，例如廣州話“朝”字讀作 [tʃiu]，長沙話“專”字唸作 [tɕyan]，不過它們往往是變了聲母來遷就韻母。

(三) 普通話四聲的來源

由《廣韻》系統到《中原音韻》，漢語的聲調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古時期原是平、上、去、入四個聲調，到了《中原音韻》時代，平聲分為陰、陽，演變的規律是原來清聲母的字讀陰平，原濁聲母的字讀陽平。其次，因為收[-p]、[-t]、[-k]的入聲韻的消失，入聲調也就不存在了^①。那麼，原來屬於中古的入聲字到了《中原音韻》里跑到哪兒去了呢？它們分別轉到陰聲韻的平、上、去三聲去了。因此，中古的平、上、去、入四聲就變為《中原音韻》的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四類了。

現代普通話的四聲也正是和《中原音韻》一樣，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不過在某字歸入某一聲調方面還有些不同。特別是入聲字派入平、上、去三聲的情況不一致的地方更多。在《中原音韻》里，原來的入聲字分別轉入了陽平、上聲和去聲，並且以轉入上聲的字為最多。而在現代普通話里，入聲字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調里都有，並且以轉入去聲的為最多。原來在《中原音韻》里讀作上聲的入聲字，到了現代普通話里大都轉入陰平和去聲了^②。也有一部分字轉變為陽平的。原來派入去聲和陽平的入聲字基本上不動，其中只有一部分派入陽平的字變了去聲字。詳細的情況請參看下面的比較表。

① 有人認為周德清將入聲派入平上入三聲，目的在“廣其押韻，為作詞而設”，當時語言里還是有入聲的區別。但我們採取另一種說法。這個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

② 其中又以陰平為最多。

普通話和《中原音韻》入声字派入

平、上、去三声比較表①

中原音韻		普通話			
韻部	入声字派入三声情况	陰平	陽平	上声	去声
支思	上声				塞澀瑟
齊微	陽平	激逼	疾突十什石食蝕拾直值姪集及習襲席狄敌荻笛極賊劫		射秩擲寂暮夕遜噫
	上声	隻織汁只七漆劈失湿唧積跡昔惜浙喫滴剔錫吸揖	吉吉急汲息錫嫡得德濂檄國	匹給北筆戲脊尺乞	質炙喊刺關僻棘識適釋飾賦拭穢績綯必畢葦碧璧壁赤的隙禽泣訖黑
	去声			乙	日入蜜密墨覓立粒笠曆歷靈礫力粟易逸譯驛益溢鑄液掖掖疫役一逆邑憶翊勒肋劇匿
魚模	陽平		獨讀讀讀毒突蠶伏服袱佛鵬鵠贖株俗軸旋僕局淑熟孰塾斛	屬蜀	复述朮術續逐
	上声	忽屈哭窟出叔督撲秃屋兀	拂福蝠幅足燭竹築卒菊	谷穀穀骨卜曲篤	速軟復腹縮不滌粟宿酷黜畜暴舐束簇促豎沃
	去声			辱	祿鹿瀉麓木沐穆睦沒牧目鷺錄綠醜陸戮律物勿鴝入玉浴欲郁鴝訥

① 表中的例字基本上包括了《中原音韻》所收的入声字，只有少数極偏僻的字沒有列入進來。

皆來	陽平		白帛舶宅澤擇		畫劃
	上聲	拍 擗	伯革隔格酪責贓 摘簪則	百柏窄	魄珀策刪測柵迫 客刻側譎仄戾色 稽嚇
	去聲		額 又		麥陌脈貊厄擗
蕭豪	陽平		濁濯鑄擢鐸薄泊 博滔学涸鑿芍杓 鶴		度數鏤著
	上聲	捉託郭廓 剝削	桷卓琢酌斫灼駁 俯閣覺	角脚繳索	爍樂鵲雀拓柝橐 朔作錯各壑綽戩 諫
	去聲	約			藥樂岳躍鑰諾末 幕漠寞莫沫落洛 絡絡酪瑤惡愕鸚 弱虐瘧
歌戈	陽平		合盒盍跋縛佛活 薄泊勃渤濁濯学 奄著杓		鶴錢度鑿
	上聲	割鴿撥鉢	閣跋	葛渴	粕括闕掇掇脫抹
	去聲	約			岳樂藥躍幕末沫 寞莫諾弱若落洛 絡絡酪瑤專鸚惡鄂 略掠虐瘧
家麻	陽平		達滑猾狎鎗轄俠 洽峽匣伐乏罰筏 拔雜		捷踏沓
	上聲	場殺插錫 割發夾答 搭撒刮瞎 八指	札察答	塔法髮甲 胛	懶榻囊薩颯恰
	去聲	拉压押鴨 抹刷			臘蜡辣納衲襪
車遮	陽平		协挾傑竭碣疊迭 牒牒喋蝶跌凸埒 牒舌折捷隄截別 絕		穴涉
	上聲	薛接結歇 蝸缺闕貼 說	潔劫頰莢缺節楫 齧決訣厥譎	血鉄管撇 雪	屑泄泄襄變切妾 竊絮怯篋闕帖輟 拙徹撤澈掣哲折 漸摺褶設攝

	去 声			語抱蹻藥嚙鐳滅 蔑篋拽噎謁葉額 業鄭裂冽獵蠶列 月悅說閱越鉞樾 热劣軌
尤侯	陽 平		軸熟	逐
	上 声		竹燭	溺宿
	去 声			肉褥六

上面我們从声韵調三方面簡單地叙述了汉语語音的演变歷史，特别是由近代到現代的發展情况，从而了解到汉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語音系統的形成輪廓。由于这本小冊子只是在介紹汉语音韵学的普通常識，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們不可能詳細來談。但是我們應該明确：研究汉语音韵学的目的，不特是考証古代汉语的語音系統，更重要的是研究汉语語音的發展歷史，發現語音發展的內部規律，从而指導我們的語音教學實踐，提高我們的語文水平。过去講音韵学的就犯了這個毛病：他們只注重先秦，研究《广韵》也只是为了上推古音（指上古音），而忽視了近代和現代，忽視了歷史發展。這不僅缺乏歷史主義的觀點，而且忘記了音韵学的主要目的。所以我們今天开始學習音韵学的时候，必須明确這一點。

[附錄] 音 標 表

發音方法		發音部位		雙唇音	唇齒音	舌尖前音	舌尖音	舌尖後音	舌葉音 (舌尖及面)	舌面音	舌根音	喉音	
		清	濁										不送氣
輔	塞			p(b)			t(d)			tʰ	k(g)		
	音			p'(p)			t'(t)			tʰ	k'(k)		
			濁		b		d			ɕ	g		
	塞擦音	清				ts(z)			tʂ(zh)	tʃ			
		濁				ts'(c)			tʂ'(ch)	tʃ'			
	鼻音					dz			dʒ	dʒ			
				m(m)	ŋ		n(n)			ŋ	ŋ(ng)		
音	邊音						l(l)						
	擦音	清			f(f)	s(s)		ʃ(sh)	ʃ	ɸ(x)	x(h)	h	
		濁			v(v)		z		ʒ(r)	ʒ	ʒ	ʒ	
	半元音			w(w)q(ü)						i(y)ɥ(i)	(w)		

元音	圓唇母音	舌尖母音前後	舌面母音前中後
高元音 半高元音 半低元音 低元音	(ü u) (o)	ɿ (i) ʅ (i)	i (i) y (ü) u (u) e (e) ə (e) o (o) ɛ ɐ ɔ ɶ a (a) ɑ

說明：

1. 这个音标表并不包括全部的國際音标，只是把書中涉及到的符号列入表中。
2. 表中有加()的是拼音字母，沒有加()的是國際音标。因为拼音字母有限，所以許多國際音标沒有註明对应的拼音字母。
3. 沒有註明拼音字母的國際音标的讀音举例：

[b] 如上海話“並”[biŋ]字

[v] 如上海話“文”[ven]字

[ŋ] 如普通話“办法”第一個音節末了[-n]的變音
([panfa]→[paŋfa])

[dz] 如衡陽話“茶”[dza]字

[z] 如上海話“事”[zɿ]字

[d] 如上海話“同”[duŋ]字

[tʃ] 如廣州話“知”[tʃi]字

[tʃʰ] 如廣州話“此”[tʃʰi]字

[ʃ] 如廣州話“斯”[ʃi]字

[dʒ] 如廈門話“二”[dʒi]字

[ʒ] 近似俄文字母 \mathfrak{Z} 的讀音

[dʒ] 如上海話“奇”[dʒi]字

[z] 如寧波話“袖”[ziu]字

[ŋ] 如客家話“娘”[ŋoŋ]字

[dʒ] 如湖南洞口(黃橋鎮)話“奇”[dʒɿ]字

[g] 如上海話“共”[guŋ]字

[ɣ] 如蘭州話“餓”[ɣo]字

[h] 如上海話“好”[ho]字

[fi] 如上海話“鞋”[fi]字

[ɛ] 如上海話“山”[sɛ]字

[a] 如上海話“家”[ka]字

[ɐ] 如廣州話“心”[sɐm]字

[o] 如廈門話“布”[po]字



ISBN 962 231 202 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4.50